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 第一版

時事新報小說合編

時事新報館印行 非賣品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4706B

時事新報小說合編目錄

家庭小說 如意珠

短篇小說 通信員自伐

巴達維亞革命小說 紅毛大俠

短篇小說 江南燕子

短篇小說 電夢

短篇小說 無名之義士

短篇小說 斯拉夫軍人之殘忍

短篇小說 枕邊匣

短篇小說 一錢破家

短篇小說 施公廟

短篇小說 明季奇人一

短篇小說 明季奇人二



時事新報小說合編

短篇小說 明季奇人三

短篇小說 死友

時事新報小說合編

家庭
小說
如意珠

第一章 閨諫

夕陽芳草一線長。堤老樹數十株。輕煙界之恍置身。倪迂畫裏中。互牡蠣牆若起。若伏蜿蜒十畝。許循牆而東。白板雙扉。啓處則三萬六千頃之湖光山色。一望可收。門外野風吹白蓮。醞磨作異香。時有樵夫漁子。嘯歌行樂。城市襪人固未嘗夢見此境也。

此間寂靜。何來剝啄聲。忽見一人立階。屨帽簷覆額。銅章燦然。衣有文字。下注號數。非電局之走卒歟。

門內一童子。聲伊何人。伊何人。門外人微笑兼喘。速投楨。速投楨。余齋。要電來。呀然有聲。送電人與童子已直接。送電人曰。此爲醫士陳湖隱先生之邸第乎。童子曰。然。曰。先生有令嗣。宦游贛垣者乎。曰。然。子齋電來給資。可耳。胡絮絮問。送電人笑曰。此非尋常電信。余受主事者囑。必面湖隱先生而後可資。非所計也。童子不得已。導之入。喃喃作煩冤語。若甚不願其人之多事者。

鬚髮。皤然。衣冠。古樸。而俊偉之色。時見於眉宇間。湖隱先生亦人中龍也。謂入者曰。子齋電至。何故必面余入者。曰。主事者再三囑。此非尋常電語。故必面見先生。且煩簽名收紙。湖隱無語。徐徐以指甲啓封。始而終。且作怪聲曰。呀。植立若木鷄。送電生請簽給收據。下事今晚必齋去也。電人又請忽如夢矣。呼童取筆。至疾人履聲。橐橐出門。語曰。今日誠怪事。不索電資。主人亦漠然不問。今日誠怪事。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一生執卷危坐。几榻森然。映修篁。作澄碧色。忽履聲自遠而近。一老人

目。瞪。繼。而。色。變。良。久。執。紙。不。釋。人。不。復。能。耐。先。走。尚。有。要。緘。數。湖。隱。如。不。聞。送。醒。亟。自。語。曰。惜。書。竟。投。之。送。電。去。童。子。閉。門。且。彼。必。面。主。人。而。

倉皇入大呼敬兒聲帶微泣書生爽然駭立迎而前曰父親何故有憂色老人不語以手中所執紙擲之泣然曰兒盍視此

敬齋拾紙展開尉山莊湖隱鑿下獄危急贛電色曰此王姻長發也毅弟竟罹老人曰兒言誠無日不與之絮忽王姻長又招士游恣睢跳跟日尙有書敦誠彼不之聽誠自取耳雖然今日已十七距十五已二日矣未知當作何狀應判何刑累及家族否敬兒一往視可乎語罷泪珠垂垂下



蘇電局陶轉鄧次令嗣以黨案局王刪敬齋正伯唐十五日所禍然亦自取耳是客歲家居吾晤既少斂迹矣之往微聞從狂故態復作吾前

箇書生聞父言肅然侍立徐徐曰兒聞明哲保身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毅弟罪同叛逆長官方赫然震怒兒敢櫻此鋒耶此一往也人皆謠詠必謂家屬通謀株連不足惜祖宗基業一旦喪敗何以見先人於地下故據兒意不如電復王姻長家屬不敢過問但託姻長暗中設法可耳老人聞兒言收泊沈吟久之既而曰兒姑作電稿吾且入告爾母及妹敬齋諾且曰婦女多不忍父愼勿爲所誤湖隱微頷復拾電信紙視之揮淚拂髻徐步出書室

座敷花罰香燕金貌鬢婢傳餐童孫扶榻雖不窮極富貴亦復一庭溫飽逾中人產湖隱步入內室妻葉氏迎謂曰待子晚冷久矣慧兒捲簾喚廚娘整頓盤飧可也一婢翩然出湖隱猝然曰毅兒不了矣葉氏大驚聲嘶氣喘曰胡不了胡不了速語我湖隱讀電語且代解釋葉氏搓手頓足哭已縱

一女耶跟踏入雲鬢雪褶雅麗絕倫亟趨請父安詢母奚爲哀痛湖隱告之女耶殊不感婉詞勸母哭漸止蕭氏乃謂湖隱曰毅兒如此吾儕安可不往湖隱告以敬齋語且曰甯不痛兒然滅族何事彼既自取吾儕亦不容不恕置蕭氏聞滅族語色變神癡不敢復作他語良久顧女郎曰珠兒聞之否事將奈何

女。郎。斂。衿。正。色。侍。立。作。詞。鶯。囀。花。嬌。不。勝。其。媚。然。口。角。英。英。有。爽。氣。毅。然。曰。兒。以。爲。二。老。不。必。過。傷。敬。哥。所。言。則。非。也。二。哥。才。高。志。大。雖。飛。揚。跋。扈。不。軌。於。正。然。能。奮。發。有。爲。亦。大。丈。夫。事。概。自。滿。清。據。位。政。治。不。修。朝。綱。昏。濁。貪。官。污。吏。接。跡。誤。國。有。識。者。類。能。言。之。不。有。破。壞。終。難。逞。設。此。革。命。事。業。所。以。未。可。厚。非。也。所。懼。二。哥。僅。取。皮。相。才。氣。不。斂。則。事。敗。而。徒。取。禍。耳。今。經。挫。折。亦。大。佳。事。大。哥。正。宜。往。爲。排。解。計。使。脫。難。一。方。面。竭。誠。誥。誡。令。彼。志。意。益。堅。勁。氣。益。斂。則。將。蔚。然。成。第。一。流。人。物。未。可。知。也。且。一。以。施。玉。成。之。方。一。以。表。手。足。之。誼。奈。何。畏。首。畏。尾。棄。置。不。顧。况。今。獄。讞。未。成。何。爲。遽。至。滅。族。大。哥。殊。太。無。丈。夫。氣。至。於。二。哥。自。此。若。能。收。斂。忍。耐。必。成。偉。人。兩。親。又。何。必。悲。傷。湖。隱。聞。女。郎。滔。滔。汨。汨。大。論。長。篇。意。不。謂。然。愀。然。曰。珠。兒。一。女。子。敢。道。排。滿。革。命。語。眞。族。滅。矣。速。勿。聲。爾。入。女。學。讀。書。數。年。將。謂。開。通。知。識。涵。養。德。性。也。乃。日。夜。教。爾。族。滅。語。耶。明。日。爲。始。勿。復。入。學。毅。兒。已。如。此。尙。復。容。女。子。敗。乃。公。事。休。矣。幸。敬。兒。老。成。持。重。庶。幾。書。香。克。繼。勿。墜。家。風。語。次。怒。目。視。女。郎。女。俯。首。無。語。蕭。氏。漫。應。曰。珠。兒。且。視。膳。去。

第二章 探獄

小。鳥。依。人。牽。衣。掩。泣。正。慈。母。送。女。時。也。蕭。氏。曰。珠。兒。自。愛。此。行。非。得。已。舅。氏。必。能。憐。汝。也。女。泣。諾。

日兒必謹志母言。勿敢忘。一鬚髮蒼然人挈之出。先是湖隱斥女不令入校。女請於萱幃。蕪勿廢。讀母難之女憂鬱輟寢無食。何母舅梅軒氏至。問女所苦。母告以故。語次大露憐憫狀。且云計無所出。舅因言不日女學頗發達。母恐湖隱有言。隱亦不沮。尼女陵。

蕭梅軒者。初耕聲。庠序間家傳。疏。釀意豁。如薦淡於仕進。乃



同年友某君。官於贛。函招為高等實業校長。聲譽頗隆。今值假歸。省妹。且游金閶。訪舊雨。既偕女。回常。纔拂衣塵。一家歡笑。蓋梅軒固無掌珠也。

硯田以餬口。有負郭田數頃。飯也。年三十。領鄉就某校。講師職。

如攜歸毗陵。近不患乏。負笈地。舅銳身。自任湖。遂從舅氏來毗。

女稔知舅氏不日且赴贛因聒而與之語欲一往覘仲兄殺甫梅軒以女未婚夫家王某宦贛若知女躬入狴狴必有煩言因勸女不如姑待己至贛爲探訊且上下營謀焉女泣諾之而意終不釋。

梅軒倚裝矣忽女揣知其中有亂以他語女探實告婢慧兒者則毅甫將於一也女駭絕噉然慰藉無奈何汽笛一聲車行。



接一電作憂色變急研詢梅軒於姘姘亦不以與女曠始洩之月後宣告死刑而哭梅軒不及如駛一年幾艾

之紳士攜一及笄女郎又小婢一坐二等車位中且睨若且譚紳士曰中丞某公惡新黨甚無事且羅織况如仲甥之鋒芒太露者耶女頰蹙而答曰豫章一隅吾家尙多戚誼及相知者奈何無

一。援手人紳士曰。他無權力者。不論王姻長。乃中丞要人。惜不肯仗義一言也。女默然良久。又曰。吾仲兄獨無死友。耶紳士曰。黨員唐先民者。吾知與毅甫爲刎頸交。今日官於贛。然吾與彼昧生平。不知彼果有血性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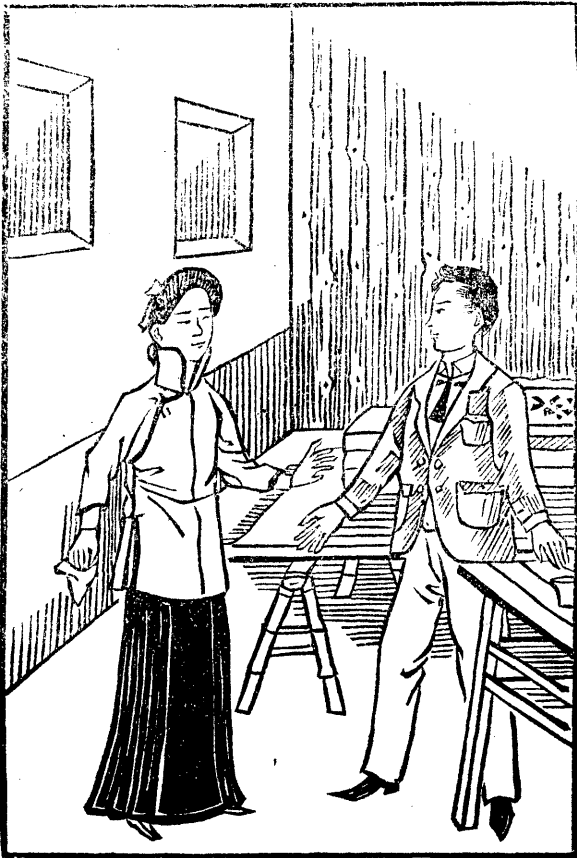
關市通津。帆檣如織。非金陵之下關歟。日斜影裏。有某汽輪之烟。因氣縷縷出輪機。初鼓動。乘客紛如鳥之歸林。其中有與此書關係者。即紳士與少女及雛婢是也。曾幾何時。過九江。渡彭蠡。而入豫章之墟矣。

漚釘獸環門客數百。儼然顯者邸第也。有女子踵門問主人。雲鬟高峙。革履森張。不問而知爲優美。高尚之女同胞。聞者自內出曰。主人請女賓。卽入見。女亦不語。履聲橐橐。從之。一年及壯之貴官下階而迎。旣入座。但聞貴官語曰。予不能與聞此事。渠亦久不與予投契。現狀予不知。予實不能與聞此事。女色變斷斷欲辯。貴官意甚決。且言。予有事不能久留。客恕予無狀。女知不可爭。悄然入室。零涕而去。貴官自語曰。好女同胞。勿怨予。

異哉。土室數楹。高牆如鐵。睥睨日。蟠腹之卒數十人。執蛇鞭。曳白挺。分左右立。見入者。必戟指。狺聲相屬。或敲扑隨之。蓋若尋常招待規例也。者其內。則黑索瑯瑯聲。竹肉相激聲。呼喝聲。呻吟聲。又

與雀牌聲譁笑聲歌管聲相問答乃忽發現一花豔珠明雅潔無倫之妙妹求獄卒導引欲見一拘留犯作片刻之談話

獄卒不遽允則女卒見之忽作鸕鷀與少年英拔之拘詢父母安否妹何種種顏色憔悴手可嚮邇特眉宇間猶躍出也女子以慰之曰兄勿悲致兄富不患目前之



子以金錢獻獄笑醜態畢露須留犯對女子泣能來時少年髮足垢膩令人不仇爽俊拔之氣貞靜柔婉之聲灰壯志妹以為冤苦而患一經

挫折志氣灰槁前此蹈淺露之譏評後此則又成脆弱之惡諛可恥孰甚若夫悠悠之口早非吾輩所屑動念也妹此行違親命破嫌疑徒以口語慰藉欲成兄之大志耳蘭妹亦深知兄蓋能不

以兒女私情累兄者少年歎曰蘭妹亦能如是乎彼今歲進優級女師範否女子曰然彼勤學甚既而曰唐先民胡忽打成兩槓始一行作吏故邪少年駭問女子告之少年沈思良久徐語曰是

必有故一獄卒

忘暑刻此何地

累乃公受委屈

！母久留

花豔珠明雅潔

去一短褐男子

別字曰天助爾

賢妹

少年揚目諦視

曰帝謂竟來此前日爾見吾妹乎吾妹有憾於爾然吾固知爾自有涇渭也雖然事急矣將奈何帝謂四顧無人行近毅甫之身密語曰母躁吾布置已定後日有某某等三君來即其時也然爾



厲聲斥曰絮絮容爾等說私情也速去！速去

無倫之妙妹甫忽掩入呼少年勿苦爾竟有此

如舊相識矍然

妹。良。苦。渠。未。聘。夫。王。大。戛。既。浮。蕩。頑。濁。不。事。事。乃。父。爲。鬼。爲。蜮。竟。陷。爾。於。死。地。仇。讎。而。婚。媾。之。爾。妹。固。未。之。知。然。何。以。爲。他。日。地。語。罷。太。息。不。已。少。年。作。橋。舌。狀。曰。渠。竟。非。人。父。子。濟。惡。奈。何。耦。吾。賢。妹。吾。事。無。足。患。獨。此。家。難。令。人。快。悒。帝。謂。曰。姑。舍。是。後。日。請。相。見。也。

第三章 謠詠

黃昏微雨畫簾垂。一鬢難捧茗甌入室中。一蒼顏紳士一中年婦相對坐。卽湖隱夫妻膳罷閒談時也。長子敬齋搯衣入手持片紙且行且語曰。此誠家禍。抑係人妖。萬不意無獨有偶也。語訖呈諸湖隱。

湖隱老兄鑒。君家令仲越獄而逃。滿城鼎沸。上峯將搜捕。及家屬緹騎行。且至蘇矣。令愛忽自前月至。贛出乖露醜。已屬奇聞。乃又奔走僚友。日騰笑柄。自謂仗義營救。然叩門逐影。豈閨中弱女子事。君父子不來而聽其蹀躞市塵。爲人指摘。豚兒雖不肖。僕忝官。此郡有婦如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友休矣。終慚鴉鳳之隨。願絕絲蘿之係。非甘割席。實畏多言。且望尊紀速來。俾女豪傑。早離豫垣。各全體面。無量榮幸。事關切已。不敢不竭誠進言。諸惟鑒宥。

湖隱讀函時。色變手顫。目炯炯。露怒光。旋嘆曰。何物妮子。竟敢爾爾。顧蕭氏曰。婦人溺愛。悞乃

公事。舅氏糊塗。至此不可收拾。奈何。蕭氏大驚。詢所以。敬齋盡告之。蕭氏泣數行下。湖隱亦垂泪。敬齋蹙然侍立一庭。寂靜。婢媪皆屏息。既而湖隱歎曰。妖孽逼人。安可坐視。吾不得不往。

敬齋前請曰。吾父。泉石猶恐不當意。涉耶。今不獲已。不亦言事已至此。請當可得一解決也。曰。汝至贛。牛詣舅。謀遽攜女外出。今幹旋。否則老人將彼也。敬齋唯唯而



君向瀟湘。我向秦離。別臨歧。猶覺黯然無色。况天涯游子不遇故人。其懊喪情形必更有令人難堪者。敬齋抵贛之日。正梅軒離豫之期。蓋毅甫事既了。珠孃急欲東歸。梅軒亦欲返珂。故於數日

近歲就衰優游。况犯霜露勞跋。如命兒往。蕭氏母怒。敬兒且往。湖隱諾謂敬齋。氏問其何故。不若此必責成彼。犧牲身命以贈。退。

前鼓輪而下矣。

徬徨客路進退維谷敬齋又夙嗜保守不喜壯游今茲人地生疏羌無東道主躊躇搔首輒喚奈

何既而變計曰王

然事尚可辦且銜

斷不能磨之門外

趨王氏。

翎頂輝煌袍服炫

指氣使者非湖隱

唐乎敬齋執子姪

唐倨受之狀似敬

伯唐殊未允許者

敬齋意珠孃既不在贛事無佐證不得已姑作誑語以恢復名譽或者有效力乃致詞曰家父得

姻長書本擬親問起居因近歲頗倦游且欲使後生輩一瞻長者顏色今獲來前三生有幸矣特



姻長雖經訶責
父命問起居彼
也自喜得計遂

耀步履雍容頤
之親家翁王伯
禮拜見甚恭伯
齋負荆請罪而

舍妹事屬過聽渠固未嘗跬步離圍闈也惟望長者平心垂察語訖一揖而坐

王伯唐作冷笑聲拈髭而語曰老夫生平不喜道聽塗說爾妹在轅所為吾目睹之世兄誠篤君

子奈何作誑語敬

人揭隱微今伯唐

赧然伯唐知敬齋

老夫與令嚴總角

猶子姪也敢不盡

東廂館之大夏亦

語之曰陳世兄遠

游散為佳勿令寂

事不能久譚敬齋

而入



齋生平未嘗為詞鋒犀利不覺異儒乃轉語曰交賢世兄此來地主誼乃命開出見伯唐顧而來辛苦爾伴之寂老夫尚有他稱謝伯唐拂袖

大夏衣服麗都佻達如俳優見敬齋迂謹一席話無所不狎侮繼而謂金閨間多麗人兄曾為問

津之漁郎。否敬齋。知其爲蕩子。然訥於口。辯窘甚。

大夏得計。語侵珠孃。敬齋此時甚覺難堪。羞憤見詞色。大夏故黜之。欲與俱作北里遊。敬齋正色

拒大夏。狂笑連呼。復來。長夜漫漫。孤檠寂寂。實較之旅館無伴。不若也。敬齋轉輾。溫婉貞靜。夙所心。忽遭此污。巖而所。蕩檢踰閑。立談之。邇况與之終身共。速離此間。且誓與之絕。毋使好女子。投畀狂且也。忽又自責曰。吾父令吾探詢彼等。隱情有謝過。求全之意。又安可。自吾決裂。不如明日。進行託詞。他故。猶可稍留餘地。他日或可斡旋耳。敬齋斯

復來。

長夜漫漫。孤檠寂寂。

實較之旅館無伴。

不若也。敬齋轉輾。

溫婉貞靜。夙所心。

忽遭此污。巖而所。

蕩檢踰閑。立談之。

邇况與之終身共。

速離此間。且誓與之絕。毋使好女子。投畀狂且也。忽又自責曰。吾父令吾探詢彼等。隱情有謝過。

求全之意。又安可。自吾決裂。不如明日。進行託詞。他故。猶可稍留餘地。他日或可斡旋耳。敬齋斯



腐頭巾。遂去。不

寂雖依。東道主。

凝情悄。然者更。

籌思以。吾妹之。

折甯有。敗德今。

謂嬌鄉。者又復。

頃已覺。不可嚮。

甘苦耶。已矣。吾

甘苦耶。已矣。吾

時百端交集。萬念紛乘。未入黑甜。朝嗽已上。

一肩行李。信宿難留。敬齋方以爲主人。維繫定唱驪歌。不謂伯唐既擁妾。酣眠大夏。復卜夜未返。敬齋無奈。僅留緘告別。託臧獲輩代達別意而已。遞易舟車。迅抵吳會。

吾廬無恙。二老懽然。則非特芳姿嬌節。鳩媒謠詠之珠。孃依依肘下。卽警耗頻傳。幾陷大慘之殺。甫亦竟趨庭如舊。敬齋恍入夢境。不覺喜極而悲。爰略述伯唐相待情狀。湖隱怒決與王氏絕。

第四章 仇訐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始起。伯唐之歡夢徐徐而舒。則敬齋之留別函。早置之簿書。籌策旁矣。伯唐殊不啓夷然作不屑狀。曰彼胡爲者。去已遲矣。彼亦知阿妹之無狀。有媿於心乎。雖然。吾昨緘詞意頗辣。看彼老悖。作何語矣。且語且猶笑。旁若無人。

伯唐有長女。曰如意。秀慧而嗜學。曾執贄其族叔門下。族叔某篤學儒者。大憂亦受業焉。顧如意善悟而勤讀。大夏姿質雖逾中材。而性劣恒逃塾。是以叔某愛如意甚。獨不喜大夏。夏楚常從其後。約束既嚴。逃塾益進。步竟以廢讀。伯唐漠然置之。伯唐妻愛憐少子。愈不問大夏。坐是游蕩無意識。一外金玉中敗絮之紈袴子耳。

如。意。屢。請。于。父。母。弟。長。矣。不。求。學。將。曷。以。自。立。且。聞。其。在。外。頗。不。軌。於。正。苟。不。及。時。戒。警。竊。恐。誤。弟。終。身。然。伯。唐。卒。不。省。

至。是。如。意。已。嫁。二。

龍。績。學。士。也。蓋。如。

女。中。學。慕。龍。為。某。

生。稔。女。明。慧。有。學。

惡。其。貧。不。之。許。會。

慕。僚。頗。用。事。投。緘。

攀。附。詫。愕。驚。喜。遽。

焉。慕。龍。雖。篤。於。仇。

更。切。適。都。下。選。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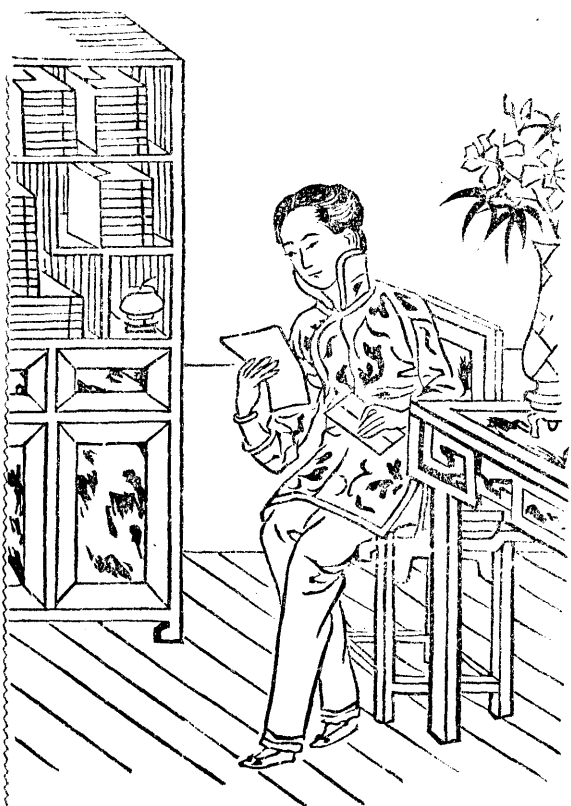
龍。名。與。焉。甫。結。褵。逾。月。倉。猝。遠。行。離。別。之。難。亦。人。情。也。而。如。意。殊。落。落。謂。慕。龍。曰。君。當。為。新。世。界。

偉。人。幸。勿。以。兒。女。情。自。畫。家。政。一。切。吾。尚。能。擔。任。母。內。顧。憂。也。慕。龍。深。佩。其。言。



載。矣。夫。曰。陸。慕。意。曾。肄。業。於。某。高。等。學。校。高。材。行。因。求。之。伯。唐。慕。龍。叔。為。中。丞。求。婚。伯。唐。方。欲。允。之。奄。禮。有。加。儷。而。求。學。之。心。遣。留。學。英。美。慕。

慕龍家故居金閭間隨父宦贛父歿依叔以居母亦旋下世既與如意結婚將往留學外國叔又以娶婦故遣眷屬還吳以故如意來居姑蘇台畔曾與湖隱家相問訊珠孃以肄業某女校故遇如意若舊相識過弟為珠孃扼腕至深不直父所為正歸甯計而彭蠡清見朵雲之下降矣書緘祕密發紙數為老父手書喜甚語湖隱家可往探犯逮捕甚急獲者



至要勿洩勿延如意讀竟恍若騰筋失其功用又似加重一重網翳昏眩迷亂支頤伏案上力不勝其體幾搖搖欲傾倒良久始歎曰天平何以至此如意思之父命未可非拒而湖隱一家將由此

從漸密常以劣是聞兩家違言欲稟明堂上作波傳書陽鳥早疊始見楮墨知循誦之寥寥數否伊次子國事膺上賞速注意

墮落於黑獄之下。我美秀親愛之珠孃，遂陷於不幸。我雖至愚，肯爲此乎？且姻婭之情，雖實有其罪，猶將爲之營救辯護。况毅甫亦有志之士，今之不良政府，誰不欲有所改易，特破壞與建設激烈與平和所操之宗旨，有不同耳，不有破壞，何有建設，不有激烈，曷保平和？吾恐今日有志者，皆將出於破壞激烈之一途，其奄昧偷安附羶逐臭，敢於反抗清議者，獨不肖官吏耳，無父何怙，奈何竟欲吮人之血以染其頂珠哉！休矣，吾誓必救之，廢書而起，呼婢作膳。

凌晨而起，顛倒裳衣，惘惘出門，似有別離之色。蓋曷潑曷否，如意已得，家長之允諾而作豫章行矣。僕婢安詳行李，樸雅望而知有大家風者。

高踞胡床，茶煙繚繞，絲竹嗽嘈，其左右黛粉宛轉於肘腋者，非贛省貴官王伯唐耶？一高潔雅淡之少婦，秉貞靜之氣，發婉妙之論，大雅從容，學識兼優者，則其女舜夫人如意也。

伯唐掀髯，睨語曰：茲事於爲父大有關係，奈何不電復而珊珊來遲也？殆恐語有洩，不如親至密陳乎？如意正色下氣曰：非也。兒意事情曲折，非特於我無益，而且反罹其害，故不得不親呈於父前，願吾父一察之耳。

伯唐曰：奈何？如意曰：吾家與陳氏爲姻婭，誰其知之？雖欲自辯，滋人疑竇矣。今貪賞而不恤踏嫌。

疑之地。自往舉發其禍。更甚於自辯。蓋前歲毅甫曾來吾家。與大憂弟同動晨夕。且某園某旅館。滋事。毅甫亦與大憂同之。此本省長官所皆知也。今逮毅甫。必牽連及於大憂。是不啻自舉愛子。投之狴犴也。

且聞毅甫知吾。覓得與大憂往。翰時牽入一案。獲欺抑反獲咎。一思之。况聞祕。皆與官吏為難。軻政之手段。實防之歟。前年皖。可寒心。吾父幸勿造次也。伯唐聞如意言。始而夷然。繼而悚然。終且恍然。蓋理道不可喻。而利害則易動也。默然良久。乃曰。事遂中止乎。如意曰。然微獨是。且宜審函。負荊求湖隱。不怒各守婚約。



父有下石意。已還信據。預備逮。則吾父之賞可。歟。吾父蓋事前。密黨員甚夥。類恃其同心。拚命行暗殺。吾父能撫被刺之事。大

如。舊。吾。父。以。爲。何。如。伯。唐。作。難。色。既。而。曰。此。稿。姑。以。屬。爾。如。意。復。請。曰。珠。孃。之。賢。殆。非。尋。常。女。子。所。及。也。而。吾。弟。不。文。且。廢。學。曷。以。偶。吾。珠。孃。兒。之。所。以。此。來。者。非。特。爲。救。兩。家。之。釁。隙。且。欲。有。以。收。蕩。子。之。心。而。使。之。回。頭。向。善。耳。請。自。明。日。始。以。大。憂。界。兒。兒。必。使。之。成。好。學。之。佳。士。伯。唐。笑。曰。有。是。哉。吾。厭。是。兒。久。矣。汝。能。收。之。事。大。幸。何。所。吝。而。不。畀。汝。也。第。汝。勿。爲。大。言。是。兒。非。易。馴。服。者。如。意。曰。吾。父。勿。慮。但。聽。兒。所。爲。勿。加。干。涉。五。年。成。材。十。年。可。以。爲。國。家。宣。力。矣。

伯。唐。笑。如。意。敢。爲。大。言。顧。命。左。右。曰。試。覓。少。主。人。何。在。速。促。之。返。姊。氏。欲。語。彼。也。臧。獲。諾。而。去。久。之。卒。以。無。可。蹤。跡。復。命。伯。唐。喟。然。謂。如。意。曰。何。如。女。諸。葛。不。易。爲。也。

第五章 勸弟

蒼。頭。厮。養。奔。走。四。出。欲。覓。少。主。人。王。大。憂。迄。無。蹤。影。伯。唐。怒。又。續。派。數。人。若。緹。騎。之。倉。皇。者。卒。乃。於。秦。樓。楚。館。問。得。之。燈。紅。酒。綠。方。鼓。豪。興。聞。蒼。頭。來。猶。傲。睨。不。肯。歸。繼。而。知。姊。相。喚。也。欠。伸。始。起。亟。命。駕。出。門。蓋。大。憂。固。畏。其。姊。者。維。時。所。眷。妓。牽。衣。僞。泣。狎。友。或。嘲。之。曰。個。人。兒。家。中。尙。無。河。東。獅。胡。爲。一。語。傳。宣。卽。柱。杖。落。地。心。茫。然。耶。衆。皆。狂。笑。不。止。

湘。簾。四。障。爐。篆。猶。溫。壁。間。書。帖。整。齊。琳。瑯。滿。架。窗。外。新。篁。解。籜。綠。陰。如。洗。此。間。尙。無。塵。俗。氣。一。少。

婦據案作書風韻獨絕恍如置身圖畫裏在局中人固不自覺也無何一臧護走報少主人歸矣少婦遽擲筆而起歡笑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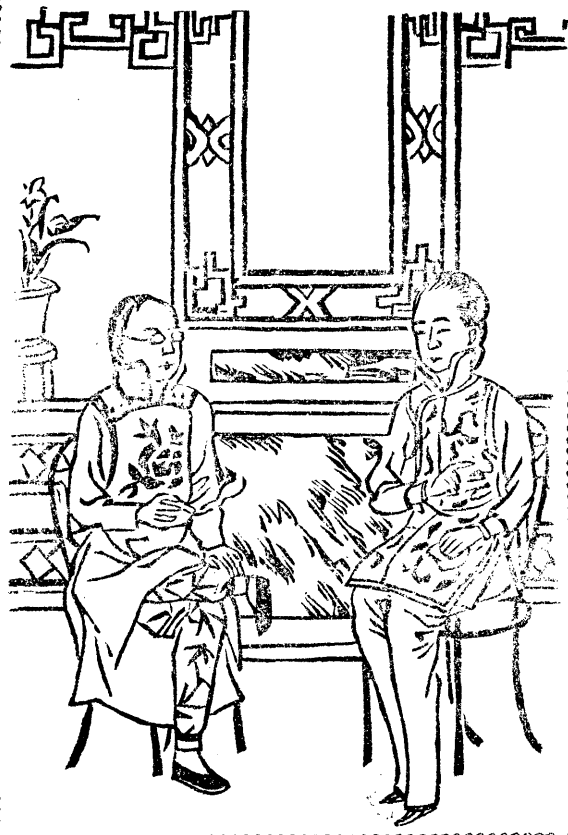
一衣服麗都面目入薰葦然來酒肉容俗士混迹其亦去俗塵三斗哉雖可於此覘其迫切大憂歇歇整整尙其姊且斥責之也且笑容可掬大憂之坐寒暄逾時亦



來大憂意反不安性悒曰姊來兩日而弟不及知今日始得拜見自媿無禮幸姊恕之如意曰是何足介意特前日係吾等至親愛之母之誕日而弟不歸稱祝一効萊衣之舞吾母又無他兒吾

浮膩之紈袴子氣此何地耶乃自慚形穢當撲然姊弟之情正也存孩子氣以為而如意殊閑雅意良慰如意讓不問其適從何

見當日母意殊惻惻。不。懂。皆。際。時。含。淚。痕。席。間。告。余。曰。汝。弟。廢。學。輒。游。蕩。不。歸。今。日。天。氣。晴。明。親。朋。滿。座。吾。心。滋。慰。而。汝。弟。獨。不。見。嗟。乎。吾。無。望。矣。汝。父。姬。妾。滿。前。羣。小。謠。詠。他。日。誰。收。吾。骨。此。悲。劇。正。未。有。量。也。語。竭。意。熨。貼。之。終。不。轉。牀。榻。也。病。乎。憂。視。之。大。憂。雖。不。語。良。若。有。所。感。觸。而。焉。應。之。曰。諾。遽。從。簾。幙。垂。垂。藥。香。四。斜。臥。小。婢。捶。足。其。覺。涕。泗。交。下。哽。咽。



日。歸。來。乎。如。意。兒。何。處。覓。得。彼。吾。殊。不。願。與。之。相。見。如。意。謂。大。憂。曰。速。問。母。安。道。改。悔。語。以。慰。母。母。苦。甚。矣。大。憂。不。得。已。出。溫。語。以。慰。母。母。含。泪。不。語。如。意。讓。大。憂。坐。吾。此。行。非。偶。然。者。將。有。以。補。

未。竟。而。淚。下。吾。釋。然。今。日。猶。囁。乎。吾。弟。盍。偕。往。意。似。怦。怦。動。天。不。可。遏。抑。者。嗒。如。意。至。母。所。起。一。老。婦。倚。榻。旁。見。姊。弟。入。不。而。語。曰。汝。亦。有。

救於吾家。雖然。他事皆可緩。獨吾弟事不可緩。吾弟猶憶與愚姊同窗共硯時。平甘苦相謀。疑義相析。曾幾何時。吾一出閣。而吾弟竟廢學。吾父勞於王事。無暇問家計。然吾弟年亦長矣。非簸錢弄蛇求生活者。自立一日堂構。以對親友。且微也。並何以對賢行兼優之人也。鳳矣。奈何不自誑我彼珠孃。乃吾父決意絕婚。如意曰。爾尙不



聽他人誣。蟻語也。今謝罪矣。袖出一信稿示大憂。大憂始無語。如意從容出一紙。謂大憂曰。爾試諦視之。此秀雅絕倫者。尙得謂爲尋常俗女子耶。大憂接待展

苟不求學問。謀崩圯。將何面目。獨不獲對親友。妻彼珠孃者。學吾弟視之。誠鴉振大憂曰。姊勿淫。犇無恥人耳。姊胡尙作是語。知耶。此吾父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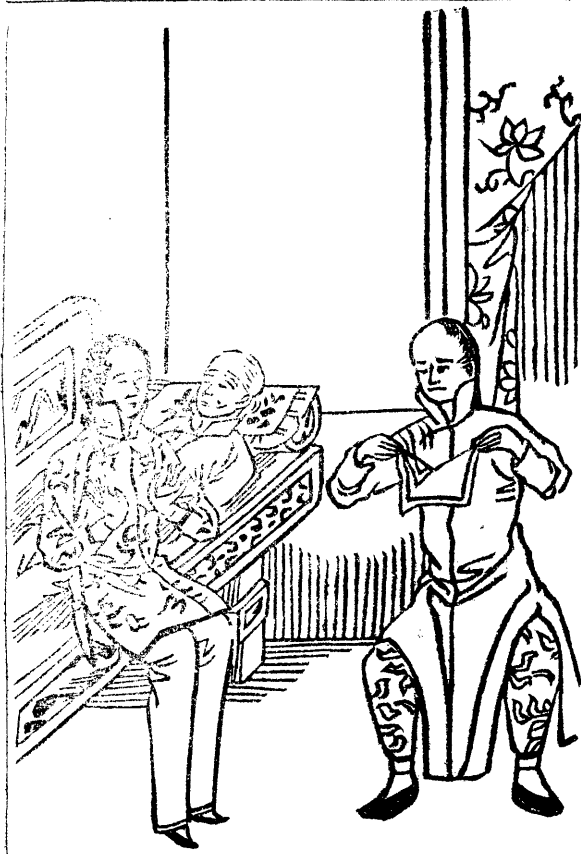
覽則寫真小影。翩然絕代。麗姝且眉宇間有一種幽靜高雅之致。非優於學問者不能現此恣態也。大憂神往魂游。呆若木雞。意以吾閨婦女亦夥矣。未嘗有若是婉妙者。正沈吟間。母顛聲呼曰。盍視我。大憂起而致之榻前。如意亦移步。語母曰。此陳氏珠之真孃影也。賢且美。吾弟何修而得此。母睨視良久曰。信美矣。特未知品性若何。吾兒曾與之相見乎。如意曰。然。非特相見。且投契生平。同志無過珠孃者。至論品性。則誠篤溫婉。婦德之最優者。足以造吾家之福而有餘也。母額手稱慶曰。幸得賢婦。雖然。奈何。吾兒若此。語次皆垂垂。又若含泪者。如意目視大憂。大憂垂頭不語。面色漸赤。

既而如意告母曰。吾昨得請於父矣。以弟畀我讀書求學。惟吾是問。五年成材。十年可任事。母許吾乎。母曰。許。如意曰。今與吾弟約。自明日始。吾摒擋送之入校肄業。吾弟姿質本佳。能勤學兼程。倍進乎。三年而中學畢業。當爲弟娶婦。賢者也。此後吾可不問矣。吾弟願之乎。

大憂嚙嚙曰。惟命。如意曰。不然。誠改悔也。意立決。須設誓。大憂奮然起立曰。姊疑吾乎。丈夫不悟。則已。悟則安有返顧者。舉手中綢巾力裂之。曰。有變志者如此巾。如意始大喜。握大憂之手而慰之。曰。吾爲珠孃敬賀。此大紀念日也。吾弟果明決者。他日必成偉人。

如意又曰。設有負債未了事。吾當爲弟了之。大夏一一相告。如意曰。易耳。吾弟且進膳。收拾衣履。書籍。明日即從吾往。大夏曰。諾。

族叔某老儒固如業師。而今爲某中意。偕大夏詣之。告求臨時入校。族叔劣且恐其非出至意。力任其難。願保誓。族叔不得已。始意。又叮囑嚴加約。不得出校。有所需。家中自能齎到也。自是大夏遂爲求學時代。



意與大夏之舊學校長者也。如以改悔之故。且謂大夏聲譽甚誠也。欲不允。如無他。大夏亦泣。允入補習科。如束非有家長函。可遣人告之家。

第六章 感兄

家庭之變。委曲難言。然至性所存。豈遂無術。固未嘗不可求全也。敬齋歸而一堂團聚。差強人意。矣。惟湖隱以王氏絕婚事。既鬱鬱不懌。而毅甫國犯私逃。終干咎戾。且毅甫仍不肯蟄居。養晦。卽

日欲就道。湖隱憤憤。勢且釀家雲毒霧。日籠罩珠孃。以爲大感。游學外國乎。新足以吸取自由。毅甫深然之一。噉茗敬齋侍坐。隱偶語毅甫事。



叵測。官吏之淫威。濫捕黨人。不覺歎息垂淚。敬齋曰。吾聞某言毅甫。匿家中。禍且不測。省垣已有。人欲藉此膺上賞矣。奈何。珠孃徐語曰。二兄在求學時代。而急於進取。故蹈此危機。特涵養有未。

嚴阻之敬齋。尤庭之參商。而愁於湖濱之第宅。竊謂毅甫曰。子大陸之空氣。大質素行矣。何如日父母坐園亭。珠孃亦與焉。湖且及王伯唐之。

至耳。今日大勢。不求世界之眞實學問。終無以自立。而奏功於國家。二兄亦欲留學外洋。以堅其志向。特無由得資費耳。吾父能爲之摒擋。則既可避禍。且玉成者多矣。湖隱聞女語。頗以爲然。獨敬齋默然不語。須臾持新聞紙。廷預備立憲廢後庶幾可期。振曰。科舉者三百取諸此。奈何可下讀書種子絕。科舉之壞不自竊束書不讀。而是工國初諸名家已非之。何嘗足以得人才。近世曾氏所謂非科舉之得人才。實人才不得不出於科舉中也。方今列強環伺。國勢日衰。相形見絀。苟非改革政體。終無自強之策。而改良政體必



珠孃紆步出室。入告敬齋曰。朝科舉矣。自然而作乎。敬齋矍然餘年之人才實遽廢。廢科舉天矣。珠孃曰。否。否。今日始。伊唔剽。惟入股詩賦之

需人才欲求真才必廢科舉使真才一出於學校吾兄何不破除成見而爲科舉發無謂之慨嘆也湖隱本不樂科舉者聞女論與同意大悅亟賞之

湖隱謂敬齋曰子
廷以利祿誘人之
子必在科舉之中
實學實學在乎有
愛果屬無用舊學
科舉本不足以當
所見不及女子奈
齋聞父提言悚然
自是始重珠孃



休矣科舉本朝
術安見讀書種
無論古今當求
用新舊何所偏
且不妨廢置况
舊學乎子休矣
何不反求之敬
起立愧赧殊甚

敬齋婦張氏宦家女曾肄業女校者稍知新理常諷其夫宜涉獵新學敬齋不之顧至是感珠孃言頗媿見其妻因步入書齋默坐尋思忽觸前日王伯唐事自語曰彼非科甲乎而淫昏不德若

此然則科舉中果無真才矣。且吾所見所聞近日朝政之紛亂賄賂公行盜賊多有不肖官吏復濟其惡不有改良殆不可以立國。吾前此之沈溺於詞章以求富貴者誠瞽瞍耳。今爲吾妹所駁難。一日媿悔確有至理。吾妹誠不啻吾師哉。正思維間忽書架上有觸眼簾者則某雜誌也。轉念曰此非平日不欲觀者耶。今日盍借此解悶。且視其中作何語。因取而翻閱之。輒竟數篇。且驚喜蓋所持論多有與珠孃言脗合者。不禁廢書歎曰久負吾賢妹矣。乃急趨珠孃閨中謝罪。且商榷購讀新書之進行。珠孃一一告之。時毅甫亦在座。深服珠孃之敏慧。敬齋之善悟。因自歎前此之不求學理而妄事激烈。於是出洋游學之志益決。

敬齋歸室語其妻曰今日悟矣。吾妹及汝皆吾師也。因告以珠孃語。張氏曰然則此後之進行當作何商榷乎。敬齋曰當盡購新書讀之。

張氏曰固善矣。然豈不聞古人云百聞不如一見。百讀不如一學。科學新理盡在他國象譯傳播。容失其真。妾意君不悟則已。既悟之則不如加以求學。敬齋曰如卿言殆非留學西洋不可。然弟一人之費尙費躊躇。更加一人費將安出。張氏曰君果有志。吾尙能代謀之。敬齋曰如久別何。張氏曰君過矣。求學爲人生大事。豈容以兒女私情間之。吾尙能自遣。君勿更作此語。令人笑無丈。

夫氣也敬齋大悅服

翌日湖隱知敬齋求學語大喜且曰吾一門媳女不意皆豪傑也遂售田園得二千金又告貸於親友以足之而張得二千金以畀敬有日矣家人皆悲別

几席明淨杯盤整然醉人意團圓列姑婦叔嫂天倫之驪歌欲唱而絕無珍重自愛學成歸

間不謂禍從天降則捕殺甫之緹騎忽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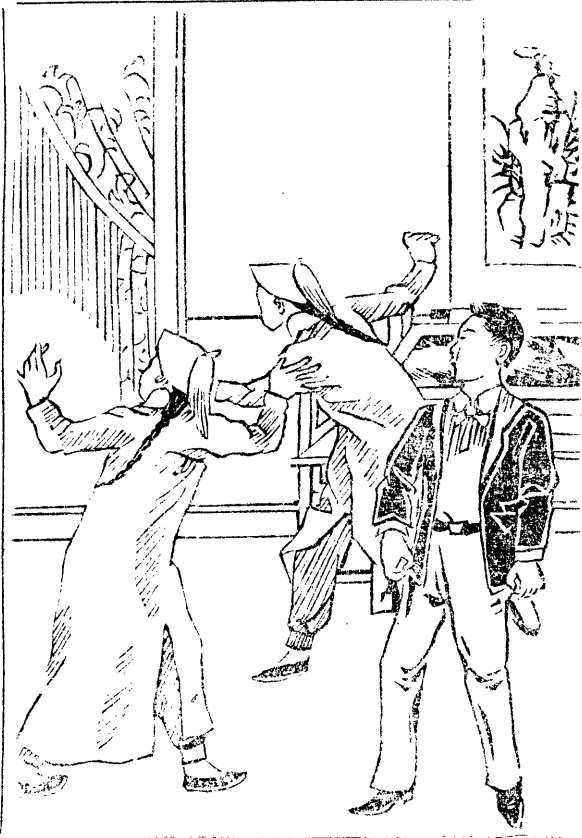
官書火急吏卒叫號家人皆驚竄敬齋攘臂而起將殺甫匿於複壁出謂使者曰吾弟自前歲往



氏更貸諸母家齋而兄弟同行喜參半設宴話

潔肴香酒味盎坐者父子兄弟樂一室融融雖悵悵之色但屬國而已正叮嚀

贛未嘗來家不信則聽搜索可也吏卒大譁謂明自贛越獄藏匿於家尙敢作誑語慎之將禍及家族也敬齋曰毋多言聽搜可耳於是吏令婦女出避几房闔圍囹無不徧搜見複壁欲毀之敬齋大窘汗流浹人吏始奪氣去蓋掉小舟送毅甫入遂宿舟中不敢歸明晨官吏又提敬所在敬齋始終執留敬齋會敬齋婦保釋而出然家人失甚多



及敬齋歸珠孃已求湖隱挈毅甫潛往滬上矣敬齋遂摒擋行李別母與妻乘汽車亦往滬不三日遂渡日本由日本復渡美洲一天風雨始歸消散湖隱乃挈珠孃返蘇是年珠孃復入女校

背及發則空無珠孃已遣家人湖矣是夜毅甫齊去研鞫毅甫不知官吏欲拘翁爲中丞上客驚魂欲斷且損

湖隱謂此次搜捕必出於王伯唐之訐發恨益甚決擬以始末宣告珠孃而別擇婚於他氏薄雲如織暮靄在林正湖隱倚闥望子時也一急足攜郵筒詢陳氏居投書而去湖隱視函楣則一爲王伯唐所寄一爲如意致珠兒書也且啓函且語曰仇人耳何書爲伯唐書曰

湖隱姻家道兄鑒華憤於事猝猝不得間屬以細人傳語致開罪於親家今其事已大白令媛貞潔之操敏慧之才衆口同辭方慚豚兒不足攀附前械冒昧自絕於天幸道兄恕其罪而哀其愚言歸於好俾克自新無任悚惕待命之至特代負荆並希霽怒

湖隱讀竟廢書而語曰出爾反爾已屬可哂兒女畢生大事豈如奕棋幣重言甘或惑誘我置之不論可也乃拆第二書不覺愾然書曰

珠君吾妹歸甯父母遂背吾好友一日三秋計之且百數十秋矣慕聲揣色曷其云忘姊此行實不得已爲吾妹計爲王氏一家名譽計爲兩家庭道德計皆不容坐視是以投袂而起便宜出發并未及與吾妹一別也今事幸得手吾父之惑於羣小旣幡然改觀令兄一案必不推波助瀾且深知悔已有書負荆卽浮蕩子動以利害懸崖勒馬前後如出兩人今確已入某校受族叔某先生約束進步頗速姊雖不敢居功然口舌之勞亦可謂幸不辱命耳渠插三年班

業姊與有約不畢業不結褵也幸自奮可無愆期明春東行一切把談愚姊某啓

湖隱爽然自失因思此一賢女子個中曲折自費周章然緹騎終來是所謂得手者猶伯唐欺之

耳惜哉賢女子奈父子俱非好相

識何

一徑風煙蒼然暮

踏黃葉則珠孃自

父母安畢將歸臥

之曰兒識王家如

而答曰然兒之同

湖隱曰渠有書來

吾尙有語也女遂

出書與之女閱竟赧然垂首不作一語

湖隱曰始吾得王氏書欲絕婚未置答也嗣爾長兄往受種種侮辱謂終不能委曲求全也繼乃



就旁榻坐湖隱

兒盍侍坐閱之

志惟如意一人

意耶珠孃顏暈

房湖隱呼而語

校歸矣入室問

色革履聲簌簌

房湖隱呼而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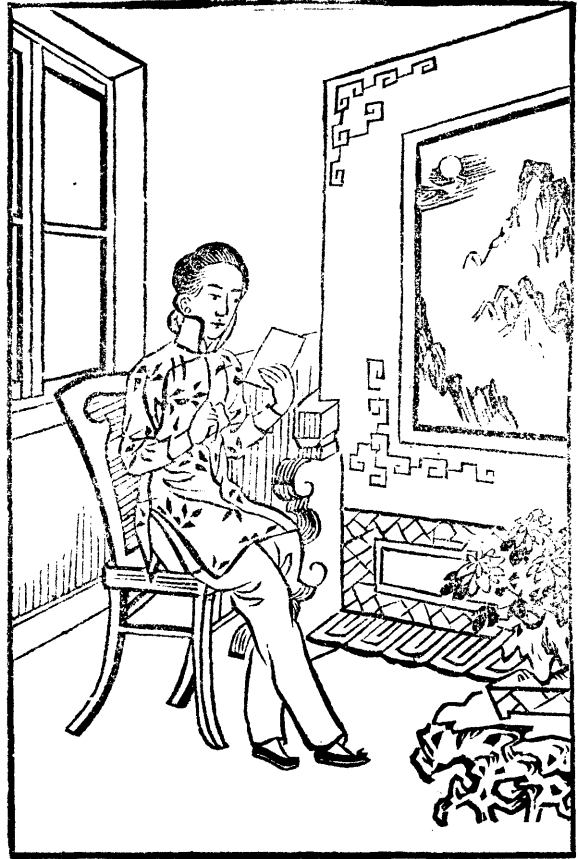
意耶珠孃顏暈

志惟如意一人

意耶珠孃顏暈

知有訐發事落阱下石絕無香火情益決絕今忽有賢女子於中斡旋事良佳雖然終不知彼父子是何肺腸似未易造次取決也吾意欲謝之但不知兒意若何珠孃仍垂首不語

湖隱顧謂蕭氏曰戚誼盡矣子又不書能革性與否未女之投畀豺虎也謝絕勿爲甘言所垂首不語而寸心度悶極欲狂久之湖隱曰兒第果何如也珠孃始



相識不及二載然誠信婉篤急人之急見地亦高超洵才學兼到人也同學知與不知皆慕之彼當不作誑語湖隱領首者久之乃曰但兒覆一緘致如意若何吾則不作還書矣珠孃唯唯乃退

彼等欲陷吾家肖今雖入校讀可知吾不忍嬌蕭氏曰然理宜動是時珠孃仍如碎擗躍逾常

言之如意爲人答曰如意與兒

入臥室。

越旬日。一片彩雲。又冉冉而降。則如意緘札復來矣。始述搜捕之事。此間並不知。老父指天誓日。絕未與聞。確有可信。此必他奸人欲謀受賞者。繼言大憂學業有進。可詢之校中及同鄉旅贛者。不難得其真相。後又言代問老伯起居。明春定必拜謁。面陳一切。珠孃遂持書呈諸湖隱。湖隱窺女意之有在也。遂曰。能如是。大佳。吾亦當不念舊惡。以慰此賢女子之心也。

湖隱意終不釋。恐珠孃之誤於如意也。乃作書問蕭梅軒。梅軒身在學界。大憂果入校。學業有進。梅軒當必知之。既而梅軒復書。至依約其辭。謂大憂確已入校。而學業之程度。不可知。且其勤惰不及稽也。蓋梅軒素薄。伯唐之爲人。亦不願此姻事之連續。故不肯作滿意語。湖隱愈疑。

無何。杏花春雨。江南如意泛棹。至自豫章。則居母家。已載餘矣。卸裝甫逾日。卽謁湖隱。湖隱出見。則一丰神秀逸。舉止大方之少婦也。如意致父命道歉。仄言辭落落。有林下風。湖隱已驚服。旣而如意曰。老父以過聽。故負疚自慚。本欲負荆造府。牽於俗務。未能東下。姪女一裙釵。何敢冒昧。將命。特以事多曲折。非身歷者不能詳道。姪女居贛。載餘於家。事稍有頭緒。凡老伯有所詢問。姪女俱能答之。幸勿見棄。則吾父與吾弟及愚姪女受賜多矣。湖隱知其措辭婉妙。面面俱到。因改容。

謝之遂固留膳宿蕭氏尤愛之珠孃與之樂數晨夕自不待言

自是每旬日如意必一至陳第湖隱已盡知王氏家事近日諸多改良皆如意之力也一日如意
奔走相告曰老父
前歲大戛入校老
敢稍稍改圖會戚
父感動昔日貪虐
同寅之譏謗日起
寤枕不安事掣肘
職決意歸田矣湖
官固不可為也
湖光山色間有肩



五十餘歲之男子衣服如紳士一美少年從其後衣冠都雅伏謁甚恭主人歡迎之紳士拜揖作
謝過狀主人熟視少年意若甚得者門者語人曰此新畢業之貴人實吾家之新姑爺也

行且返吳門矣自
父亦深知官場腐
友某頗盡忠告老
行為剷除殆盡而
上峯忌嫉之老父
不可理月前已辭
隱太息久之曰好

輿過門而下者一

第八章 愛國

高樓一角斜照。出其上宛若界以紅牆晶牖。激射作金碧色。又如國旗飄揚。寫我偉大國民之家。庭無窮娛樂也。檻內一少年男子倚榻作小憩狀。手一卷似小說之饒有興味者。窗下一麗妹高髻淡粧。如西洋衣飾。撫琴奏歌。諷諷可聽。牆下學生挾書而過。諦聽之曰。女子愛國歌也。

少頃年少男子起攜麗妹之手入膳室。就餐蔬肴並列。諧笑雜作。餐畢麗妹易衣拂鬢益增其媚。斜倚闌干。東望新月。年少男子吸雪茄與之閒話。見者皆知其爲愛情。繇密之夫婦也。

麗妹謂少年曰。君行當以何日。少年曰。吾殊未計及此。吾二人之愛情如百丈修綆。一時未容中絕。奈何遽話別離。令人於悒。麗妹曰。妾意殊不謂然。人生自立爲第一要義。學業未成。卽不足自立。今日所享之福澤。乃父母餘蔭。暫也。一旦變遷而迄。無預備。尙得如今日耶。此猶就生計問題言之也。若夫事業名譽爲一國偉大人物。豈溺情兒女中。可求生活耶。以君年富力強。不充足以學問。力求作第一等偉人。他日遲暮爲人惋惜。悔已遲矣。故前日聞君將出洋游學。妾卽忻然贊成者。非不惜離別之苦也。以惜君志。晏安較爲重大。故不忍以私意害公誼耳。願君亦速規遠大。勿泥目前。少年聞一席話。沈吟再四。躍起曰。卿且如是。吾敢不勉。

大風四起。雲垂海立。吾中國多少快樂之家庭。忽感一種驚天地之聲浪。足以使之半驚半喜。者則義旗所指。革命革命之聲。四方響應也。吾夫乎。吾子乎。人民軍爲某統領。某管帶。某統帶。某隊長。某兵士。負盾而歸乎。抑盾負汝歸乎。吾良好之家庭。將享自由幸福乎。抑罹殘慘之兵燹乎。事未可知。此所以半驚半喜也。

湖隱之家庭。聞革命軍起。蕭氏喟然曰。毅甫歸乎。敬齋亦念祖國乎。張氏思之。吾夫行且畢業。當此大事。方舉。殆必不肯坐視。意者投袂歸國矣。特成敗何如。竊料專制政府之運命。必不可久。則改新事業。必成。吾新家庭之幸福。有望矣。縱或吾夫不幸。然犧牲生命。以易新國家價值。實至貴重。正不必多愁多慮也。

伯唐之家庭。聞革命軍起。珠孃躊躇曰。吾夫猶未畢業。吾甚願其犧牲身命。以報國。而甚不願其犧牲學業。以誤國也。須知學業未成。如人格未完。必不能有所成就。吾夫乎。幸安心求學。勿妄動。躁進。甘於小試也。乃作一函。勉慰之。而伯唐妻日念其子。欲促之歸。伯唐勸解之。始暫已。慕龍之家庭。聞革命軍起。如意念其夫。方在京中某部。又入資政院爲議員。彼專制朝廷之僞立。憲尙有何可議者。盍南歸乎。今民軍破壞之局。方謀建設。吾夫深通法律。兼長政治。新政府成立。

必有可大展其才者。歸歟歸歟。時不我與。怵他人之先。或爲利祿所誤。作書招之情文並美。一日如意詣珠孃所。家人方送入新聞紙。如意偶得一條。遽持示珠孃。曰：而兄貴矣。果讓渠拔幟先登。珠孃接閱之。

某省於某日光復。民軍司令陳毅甫奮勇爭先。衆推爲臨時都督。

珠孃亦不語。少頃又展一紙持示如意。如意視之。題爲

留美學生會慶祝革命功成 留美記者大憂

如意歎曰：渠進步可謂速矣。以一浮躁不堪之少年。今能堅忍求學。持重不搖。人皆紛紛歸國。博取唾手之功名。彼孜孜向學。不慕虛榮。可謂難能矣。珠孃曰：吾日夜懷疑懼彼犧牲學業。而又未可厚非。今閱此乃釋然矣。因出一信稿示如意。如意大歎服。珠孃曰：此亦明日黃花耳。非彼未接書時已懷定見。則早已片帆東渡矣。猶可及乎。兩人皆太息。

館舍巍然。警兵列門。右榜曰：女子協助愛國會。別一紙曰：附設家政改進會。凡愛國女界俱請入會聽宣講。中有幹事室簿書羅列。來往紛如。一婦人中坐。指揮意態閑雅。言語透亮。眉宇間隱有英爽氣。命左右曰：某款若干撥助某軍隊。某款若干賑濟某省災荒。左右一一諾應。

旁一室曰書記室。一美婦人冉冉出。請於幹事室。婦人曰：某函發某團體。機關某函發某學校。某電發某都督府。某電發某總統府。稿皆就幹事婦人領之。

少頃郵人至。左室若干函。則大民國女子協助陸王如意君書亦大書。特書曰：協助愛國會書。幹事長陸夫人所思書露一角。吾事大忙。臨時完備百事。叢雜理出頭緒。甚難。俟過幾時。容有條理。且法部較他部更難。因法律尙待研究者甚多也。



右遞函入幹事書。特書曰：中華愛國會總幹事記室若干函。則中華民國女子記長王陳珠孃。捧函佇立。若有大旨。謂政府組織。既未

下文不知作何語。陸夫人塞入衣衿內。亟亟乘車返其家。書記長持報注視。有一行曰。

山西光復衆推陳敬齋爲都督。敬齋前留美學生。

閱未竟。侍者持一函入。視函面知爲美國來者。下一行曰。

王大憂於某日行畢。業禮可得學士位。

書記長亦塞入衣衿內。乘車返家。

會所何在。蓋卽濱湖而居。陳君湖隱之第宅也。駐所辦事者曰陳張靜宜。湖隱之媳敬齋之妻是也。今此會殊發達。會員已逾三千人。

短篇小說 通信員自伐

(節譯英蘭斯姆筆記)

英格爾倫者以不可思議之偵探手段爲報館之特別通信員。居恆自謂生平探事未嘗失敗。而此則所載以言事實固不得不以失敗論。然彼津津樂道。猶復意氣自豪。題曰自伐。奪之亦予之也。

著者識

日者格爾倫言於衆曰。余既屢以探事歷史告諸君矣。今請復言一事。以資談助。當亦爲諸君所樂聞。雖然。茲事體大。今日尙須隱祕。其人其地。演說時當以某字代之。諸君幸毋詰責。要之雖詰責。余亦無實告理也。

某街有某貴族遺宅。荒廢已久。余所素知。某晚十時頃。余以事經其門。見有人獨立階下。俄而門啓。其人側身入。初不之異。迨事畢歸來。復經其地。見又一人來叩是門。並聞其作悄聲曰：「式根特」字音。清晰入我耳輪。深處余始大異之。竊念此中無居人。若輩何遽集於此。且此「式根特」三字。又作何解。思慮未終。門又自啓。其人入如前狀。余乃隱身僻處。以偵察之。須臾之間。來者絡繹。所言一如前約計之。不下二十人。余至此始悟「式根特」三字爲入門口號。而此宅乃祕密黨之會場。今夜乃議事之會期也。

而收間接之利益大好機緣良不易得。雖然余欲達此目的舍冒險入門外殆無他法。余此時爲名譽與權利兩念所迫逕往叩門內問爲誰答以口號門果應聲闢昂然直入不余疑也。余乃一路窺察鼓勇前進路燈本鮮余又不敢趨向有光之處暗中摸索經屋宇甚多竊幸未遇一人俄而達一廣廈燈火大明伏門外窺探見設座無算料即彼黨之會場場中亦絕無人影知會時未屆必在別室休息余更繞出會場之後意將一窺其異。

場後草深及肩幾於無從插足。正欲覓路前行忽聞足音雜沓自遠而近大驚急匿草中伏不敢動。旋聞多數人蹙階而升紛紛入場蓋已開會議事矣。余乃探身而出所恨屋宇深廣窗皆嚴閉以故雖僅一場之隔非惟無見抑且無聞。

正無奈何間忽見會場左側有光自窗隙出大喜急趨就之則年久失修百葉窗之損壞處也無意得此欣喜過望猛一探首見場中一人正立窗畔急趨避之不禁失色厥後始知此人乃擔任糾察者亦可想見其規則之嚴密矣。余至是不敢復窺而以此重要之職任一委之於聽官奈若

輩議事語音甚微。雖竭耳力，猶莫辨其所語。云：「何良久，良久，偶有『暗殺風潮』四字，直觸我耳。繼又聞『干涉』、『強迫』，斷續之聲，浪默念若輩果暗殺黨也。深自追悔，不應冒此危險，自投虎口。蓋深知若輩祕密情狀，必不容黨外人窺其隱私。余之所爲，正若輩所深惡，設爲所覺，殆不置。余死地不止，也會議一小時許，語音忽寂。但聞紙聲索索，似翻閱書冊者。然繼又議論移時，聲稍揚，復有單辭隻語送入我耳。曰：『激烈』，曰：『死刑』，聲怪且銳，令人不寒而慄。俄又寂然。余復乘隙一窺，始知列席者約五六十人，中有三人據案疾書，當是書記所書。殆即議決之事。既而書記起就上座者，又既而宣讀議案。又既而黨員盡起離座散去。又既而燈火盡熄，糾察員亦出一剎那間，萬籟俱寂。

曠余何不幸，所見如此，而所得僅此勞勞半夜，果何爲者？此時希望已絕，計惟脫身爲必要，乃急躡足前行。一如來時竊念黨人已散，門必加鍵，恐欲出而不得矣。孰意纔過會場，路燈猶在，轉念若輩或未盡行，且顧則仍杳無人影。既抵門側，舉手按其機括，知未加鍵，大喜，輕啓其門。舉步欲出，忽覺有人自後至，遽捉余臂，低聲喝曰：「咄爾何爲者？余出不意，大驚，莫知所措。忽又一人繼至，先闔戶，而後呼曰：『爾爲誰？』余視二人皆少年，似即會場中之糾察員也。余既力掙不得脫。

又無可遁飾。反直截報曰：余正欲詢汝等爲誰，而乃詢余何爲者？二少年同聲曰：爾以鬼蜮伎倆，窺我祕密，猶敢強項若此，死期至矣。余憤且懼，然無奈何，乃故作大言曰：若輩則皆應受死刑者也。汝黨宗旨，余已探知。今日議案，余亦盡悉。此間爲汝黨祕密場所，今日乃會議暗殺之期，而所議之事，則將實行暗殺主義耳。余憾汝黨所爲妨害治安，特發宏願，誓爲社會除巨患。故特追蹤至此，偵探汝黨區區一身，非所敢惜。今在汝輩勢力之下，生死惟命。二少年聞余言，相顧詫曰：彼殆癡乎？又作商酌語曰：囚之何如？余益大言曰：囚與死，惟命。雖然，汝黨其慎之。囚余死，余不足損。余毫末，余以偵探汝黨而囚而死，適足以鼓後來者進行之氣，傾覆汝黨，可立而待。然則余雖囚與死，猶能間接以福社會，光榮何如？

余言纔已一偉丈夫，匆匆至，背燈光而立。面向余曰：曉曉何爲？汝爲誰？速言！速言！余思處此地，位雖作，謊語復奚益？因以莊容嚴辭答之曰：余新聞訪員格爾倫也。偉丈夫應聲曰：汝格爾倫君耶？噫，恐未必是得毋欲竊格君之名以求脫乎？余乾笑曰：然則君將以我爲誰？偉丈夫略躊躇，乃曰：果爾，我釋汝。汝將何以報我？余曰：苟釋我者，明日午報必有絕異驚人，之新聞供獻於社會。盡余職任，卽所以報也。偉丈夫嘆曰：強硬哉君也。卽此數語已足徵汝爲真格爾倫無疑。雖然，汝意

云何余不解思索遽報之曰無他余必以適間之所聞見大書特書而以暗殺黨之會議標其目偉丈夫微哂曰汝直認吾儕爲暗殺黨乎余憤然曰余耳余目略有微名豈獨於汝儕而失其效用頃之所爲謂非將實行暗殺主義其誰信之偉丈夫啞然失笑曰敬爲君賀君復得自由矣余聞之大惑不解瞠目莫知所對偉丈夫又曰雖然吾儕此來……語氣未終忽又一人繼至軀幹修長狀似文士止偉丈夫曰母多言！母多言釋之良是聽客所爲固不足損我毫末也偉丈夫曰然釋之便遽命二少年啓門揮手促余出余出不意迷茫如夢亦卽不暇深究將行偶一回首見偉丈夫與彼修長者猶並立作密語其時暗淡之燈光正射彼二人面部略一注視頓使余神經錯亂不知所措僅有一字之聲浪奪喉而出曰噫

二人果爲語苟非余所目覩余亦幾不自信異哉偉丈夫乃立身政界負重望之某公爵修長者則教育專家享盛名之某學士此二人者素爲我英人所欽敬而孰知其竟入暗殺黨！而孰知其竟入暗殺黨

余得脫後回憶適間之事離奇萬狀而最後之所遇尤出意外世事變幻一至於此誠令人索解無從終夜徬徨苦思力索而迷惘且益甚繼而神氣轉閑忽覺有一線光明迅疾如電直觸腦際

不禁恍然大悟。一躍而起曰：是矣。我知之矣。

余知前事所關者大祕不敢宣。而再從事於偵探。竭數日之能力。輾轉介紹。覓得某黨大攝影一紙。逐一遞視。則所謂某公爵也。某學士也。以及擔任會場糾察之二人。莫不一一俱在。得此滿意之憑證。余事畢矣。

今將以此偽幕爲諸君揭而出之。余向日之爲暗殺黨大誤大誤。是蓋政黨且爲我英最正當之政黨。而爲余平素所崇拜者。雖會議問題未能深悉。然以所聞之語推測之。則必有關係重要之問題。公同會議以爲「干涉」政界。「強迫」改良之預備。可斷言也。至「激烈」一語。當是執行之計畫。以冀達其目的。「暗殺」與「死刑」云者。度係逆料之辭。其意若謂恐將有此風潮。發現彼反對者合受死刑。云爾。惟事應祕密。是以會場嚴肅。若此而不虞。我躡其後。或且疑爲反對之私黨。挾破壞主義而來。是以有囚余。死余之言。及余以暗殺黨呼之。始知余猶茫然爲非破壞。與反對均已不言而喻。遂釋然於懷。且即使登諸報端。猶是隔靴搔癢。於彼亦無所損。而恐根究之。將貽口實也。計不如釋我之爲愈。至入門口號「式根特」三字（譯音第二）別無意義。可尋。或因此議案曾經會議一次。故承上文而言曰。第二卽臨時取使用之耳。

一天雲霧於焉盡散。然元之又元。幾乎元煞。諸君聞之。得毋笑我。雖然。成敗不足以論英雄。慎毋輕於一笑也。

巴達維亞
革命小說
紅毛大俠

(譯英國歌爾原著)

是日也。適爲春盡暑至之時。天氣清朗和風襲人。林中野鳥格磔花香滿空。溪水激湍淙淙。作聲兩人處。此境地盡忘人世禮俗。男女之嫌遂亦不避。踰頃卽相與傾談並行而前。且行且縱論世事。已而抵一木橋。兩人倚欄而立。俯視流水均默然不作一聲。蓋二人心時皆有所思也。閱一時許。女郎倏曰。儂須歸矣。其人舉首微歎。免冠告別。旋忽若有所得。斗自其冠上拔一朱色之羽。授女郎。其人冠上僅此一羽。渠旣以羽納女郎手中。微語曰。此際一別。余儕或永無相見之期。但卿或陷入患難。需人拯救。設遣人攜此詣東門外之酒肆。與一老翁名勒斯者。以授余。余且立至。女郎旣見朱羽。又聞其人之語。且驚且喜。遽曰。儂識君矣。君非國人所稱爲紅毛大俠者耶。紅毛大俠正色曰。卿言是也。可愛之女郎。紅毛大俠今與卿告別矣。言次俯執女郎纖手。吻之立。躍反身入林。深處警爾間已杳。紅毛大俠者。凡巴達維亞之民。不論老幼婦孺。未有不知其名者。也。

識其人者絕少。蓋大俠出時，恒以一黑色之假面蒙其面，其髮際插一絕巨之朱色羽，故遙望即知爲大俠。大俠之姓字及家世，世人亦罕有知者。其所以匿身深山之中，亦罕有知其故者。惟巴達維亞之民，昏夜恒聞蹄聲，得得則紅毛大俠及其羽黨跨馬馳驟於道上而從事於劫掠也。蘇尼亞者，巴達維亞首相倫霍公爵之女，姿容曼妙，風采煥映，人間世之尤物也。一日飯罷苦悶，微步苑中，苑有小溪，曲折入茂林，處女郎沿溪行，信步而前，漸入林深處，樹木濃昏，陰翳，天日橫簾，礙路，香花撲人，女郎且行且思，念歲月易盡，光陰難駐，生此世已二十春秋，而意中尙未有人，旋又念其人必須爲一光明磊落勇健有膽略者，否則殊不值與以愛情，但不識此生果能遇一人，若是者否？無何，女行抵一處，其地爲人跡所罕至，溪畔長莎蔽徑，蒿艾如麻，老樹數株，圍可合抱，有一男子倚樹而坐，垂竿水際，既聞女步履聲，立即投竿於地，愕然起立，女郎亦愕然，蓋公爵苑中焉得有此生人？斯人擅入首相之苑，按其國法律，罪在不赦。及女郎凝注其人，則殊不作此想，惟思當其前而立者，非即頃間所渴慕之光明磊落勇健有膽略者歟？其人儀采軒豁，狀貌秀偉，兩目耿耿，精光四射，凜然無怯懼之態，然其和藹可親，亦流露於容色之間。女郎睨視其人，其人亦目注女郎，四目之光，既相接觸，女郎即暈紅上頰，腴臚含羞，其人亦自告罪，且道歉衷，并乞女

耶原宥女郎跼蹐不可言狀便作簡單語答之然自亦不知其所作何詞以其人容色論之則女郎之語必甚使其滿意蓋女郎固見其人向已微笑且鞠躬遜謝也大俠之巢穴在深山中人跡罕至之地當道者固欲得而甘心然終不能蹤跡得之且巴達維亞之當道者雖深惡大俠而貧民則愛戴之如天神大俠所劫掠者莫非貪官污吏以及爲富不仁之人凡從事於正當之營業者大俠絕無所犯而貧苦小民則大俠不特無所犯且時加周恤焉巴達維亞之貴族幾無一人曾未遭大俠之劫掠者普雷文伯爵富有百萬者也大俠嘗單騎往訪其人既入即劫以威搜得珍寶無數旋即致聲珍重挾寶而去伯爵亦不敢追隨其後徒呼負負而已事爲巴達維亞王勃勒喜所聞吃吃狂笑不能自制王之爲人殘暴無人道國人皆稱之曰巴達維亞之癩王王虐其民無所不至苟有拂王意者輕則投囹圄重則處死刑然其民皆敢怒而不敢言其所以不敢言者非有所懾懼於王畏王之首相倫霍公爵耳實則國人所怖者亦非倫霍公爵而爲倫霍公爵所控御之軍隊巴達維亞之癩王頗稱賞紅毛大俠之爲人尤好聞其軼事癩王幾視大俠若同志蓋王最喜剝奪人民財貨今有大俠者出專以剝奪財貨爲事王遂欲引爲同志也然王所剝奪者大都屬於庶民而大俠所剝奪者大都屬於貴族此爲二人之異點王惜未之計及巴達維

亞之人視大俠若仇敵者僅數十人而已其尤著者爲史泰爾子爵普雷文伯爵及特馬侯爵三人史泰爾子爵人人皆知之守財虜也普雷文伯爵巴達維亞人所用其名以作貪得無厭之徒之代名詞者也特馬侯爵大田主而專以剝削農民爲事者也巴達維亞之人除此數十人外則皆敬大俠愛大俠者一日爲大俠與蘇尼亞相值之後十餘日城中安東大教堂巨扉之上忽發現一紅毛大俠之布告文略謂巴達維亞監獄所囚禁者均無罪之良民大俠將擇日入城焚獄而縱囚俄有人以告倫霍公爵公爵恐大俠實踐其所言立調軍隊駐監獄左右衛護已則往見國王公爵第與王宮相距絕近且有祕密地道以相通地道一端在倫霍公爵寢室之下其盡處則在國王寢室之下公爵由地道入王宮王適與內務大臣對博見公爵至遽起呼其小字曰貝爾汝設遲一小時至此余且懊悶欲死內務大臣與余博故令余無局不勝然而余甯負也言次王卽推博具墮地且曰博具余厭汝矣旋又顧公爵曰貝爾國中有新奇之事乎公爵以紅毛大俠之布告文語之王殊不憤怒喜溢眉宇狂笑曰其人言何誇也然其人煞是可兒余方苦悶其人獨能使余歡笑汝輩皆不如也公爵正色曰王勿以兒戲視之王卽以渠爲可兒當亦思國人之歸附其人者甚衆此事絕險王曰然耶貝爾汝有何策者公爵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請王鑒

賞以捕之。王曰：然渠能爲余解悶，汝苟執而殺之，余不將懊悶死耶？公爵微笑曰：王設不之殺，雖或至懊悶而死，然此固戲言。臣則恐王不之殺，渠且弑王。王變色曰：貝爾，汝何取厭？乃爾然。余從汝計矣。但汝須誌之，余苟懊悶而死，余將加汝以罪，予一人死亦無害。惟汝須爲我列祖列宗之嗣續計也。公爵曰：王何不爲嗣續計耶？王何遲遲不婚？王大笑起而舞，旋曰：汝誠慧人，汝能以余心所思者發之於言，汝抑知余所欲婚者誰耶？公曰：爵臣愚不足以測王意，然臣知王所擇者必爲麗姝。王益笑不可仰，已而曰：汝知之乎？汝女貌殊不惡，且余心已爲汝女媚目勾攝而去，今殊不在余身。公爵愕然曰：有是哉！王欲得蘇尼亞耶？王見公爵驚喜之狀，樂甚，俄而笑曰：汝女眉目如畫，絕世之佳人也。余苟得之，余將無時無刻不與之俱。汝允以與余乎？公爵鞠躬曰：敬遵王命。王曰：然則汝往告之。公爵聞語，便行告蘇尼亞。蘇尼亞不允，公爵迫之以威。女堅不允，嗚嗚而泣。公爵申申而詈蘇尼亞，終不少動。公爵怒而去，徑詣國王，言其女已允諾。又歸告女。女變色，兩頰白如死灰。俟其父去，默念此時需人拯救，不可不令紅毛大俠知之。急遣一人攜朱色羽至東門外，酒肆與老翁勒斯老翁立遣人攜入深山，與大俠其時倫霍公爵已在安東大教堂之扉上。張一賞格，略謂捕得紅毛大俠者賞弗洛林一萬，紅毛大俠既得女郎所寄之朱色羽，當夕卽單。

騎入城。先是女郎審羽時附一短柬。寥寥十餘字。其文曰：費倫場之西北隅。六月四號晚九時。大俠得柬。默誦數過。立即首途。既抵城中。所約時猶未至。乃詣一貧婦慰問之。貧婦患病甚劇。已垂斃。且老而無子。故無侍疾者。大俠即親坐榻畔。以伴之。俄忽聞靴聲囊囊。繼有數十人執炬持鎗而至。大俠知已被困。惟以在病婦榻畔。恐使驚悸。是以殊不抗拒。衆乃執之而去。巴達維亞人聞大俠被捕。莫不爲之歎息。其曾受大俠恩惠者。則莫不蠢蠢思動。國王及貴族中人。夙爲此輩所切齒。而痛恨。革命之機。遂因大俠之被捕而動。閱日。倫霍公爵遣人築斷頭台於費倫場。將以爲行刑之地。國人見之大譁。是晨女郎既起。即在苑中微步。聊以解悶。而驅憂念已。設不招大俠。則大俠或未必就擒。今國王苟殺大俠。是不啻大俠爲己而死。興思及此。深自悔恨。至十一時許。將入寢室。爲大俠灑淚。既入室。見有人坐榻前一椅中。噫其人誰歟。非即昨宵被捕之紅毛大俠耶。大俠見蘇尼亞入室。遽起迎之。微笑曰：此室非相約之地。今日非相約之期。然余卒奉女郎之命而來。女郎曰：君得脫耶。君能安然出獄。余心慰矣。蓋君之入獄。實余所致。大俠曰：卿母以此自責。此殊不足縈懷也。蘇尼亞曰：余所以招君來者。實無重要之原因。余僅欲與君一談。余欲語君以女郎言。至是暈色上頰。不能自續。大俠應聲曰：欲語余何事者。蘇尼亞曰：阿父迫余嫁人。但

余殊不欲大俠愕然曰然耶蘇尼亞曰阿父迫余嫁癩王蓋王曾以此爲請昨阿父與余語時余堅不之允昨宵余竟夕不能成寐念與其嫁王不如死蘇尼亞言時以其纖手掩面大俠聞之立變其色默然移時乃曰此卽卿所以招余來耶卿豈有言告余乎蘇尼亞舉其首視大俠俄曰否余以爲君苟聞此消息君或有言告余耳大俠解其意旨正色曰誠有之惟余初殊不敢發諸唇吻耳卿許余乎言次大俠出其手擁女郎於懷女郎絕不撐拒大俠俯與親吻且曰吾愛聽之余愛卿之情絕濃摯也言至是斗聞樓下有足聲且聞狂呼聲曰貝爾援余貝爾援余謀弑叛黨叛黨欲弑余蘇尼亞曰此非國王乎國王由祕密地道至是余恐革命黨已起事矣先是紅毛大俠既就擒巴達維亞人之歸附大俠者卽共謀革命大俠之得出獄亦獄吏故縱之遁十一時許革命黨人值首相倫霍公爵於宮門之前鎗斃之羣擁入宮將誅癩王癩王大駭然以爲倫霍公爵猶未死遂由祕密地道遁至公爵之家然革命黨人已尾隨而至紅毛大俠出視見王已飛馳登樓革命黨人向樓頭發鎗一鎗中大俠肩頭大俠立仆時王已遁入女郎寢室旣入卽徧覓匿身之所蘇尼亞急啓篋出一手鎗授王王執鎗負隅而立革命黨人入室見王卽向王發鎗三五槍迭中王身王斃衆視樓頭受創之人有識其面者大呼曰紅毛大俠在是矣衆皆歡呼蘇尼亞視

大俠之創幸不甚劇急以白布綳縛扶入寢室使偃臥榻上衆既去蘇尼亞俯吻其額且曰癩王伏誅革命告成今後余屬君矣大俠曰但余願革命黨人勿專以殺人爲事言至是倏有數人入室謂大俠曰國人皆欲推大俠爲總統以爲維持秩序非大俠不能大俠初殊撝謙却而弗受衆堅以爲請大俠始允之然作者既以紅毛大俠名此篇則其爲總統及其與蘇尼亞結婚之事皆與此篇無涉者當別著一篇以記之

每篇
小說
江南燕子

譚棣華者北洋陸軍畢業人物也充關外防營管帶有勇敢名尤富謀略以是聲譽卓著軍界中人識與不識咸欽慕之

湖北起義時棣華聯絡軍界謀響應時適卑劣不堪之某長官新建洋樓於官衙之左偏壯麗奇巧一時無兩樓中鋪設尤羅寶藏之菁英竭美術之能事某長官顧而樂之每攜姬妾子女臨眺其中時或借其清客屬官於此百人高樓之頂大張盛筵作種種歡樂之舉一片二簧聲浪每與喝采鼓掌聲相錯雜日以繼夜習以爲常

斯時也。樓中之歡樂如此。而遙望樓外。則自現一種陰森氣象。刁斗風勁。畫角聲悲。警察衛隊。各軍荷鎗環立。肅然無或譁者。時或三五成羣。巡行牆外。其中一人衣中綴軍官之服裝。親督各軍梭巡。不懈者。卽棣華是也。

先是某長官得秘密報告。知有人運製革命。乃先爲一身計。趕選警衛兩隊。使棣華領之。以保護官衙。蓋某長官素知棣華才故。以己之身家性命託付之。當時政界中人亦咸爲某慶得人。以爲有此良將勁旅。足以寒賊人之膽。而保和平之福矣。而孰知禍變之速。有非意計所能及者。

棣華之志在大舉事機。未熟不肯輕率發難。而其時別有一留東學生之入官者。疾某長官甚。潛謀暗殺。而苦於炸彈之不可得。決意以鎗擊赴其目的。宗旨不同。與棣華固各不相謀者。

棣華既任巡衛其責。以夜分爲重。日必往某密友寓所晤商祕事。且藉以資休息。蓋友爲新軍中人。久處俄邊。交遊最廣。棣華以兄事之。而以無家室故。視友家如己家焉。

一日晚九時頃。正與友作密談畢。將行忽一黑影掠窗而過。輕疾如飛燕。一轉瞬間。卽有一人從容入室。春風滿面。趨與棣華爲禮。曰險矣。哉幾誤乃公事。

此密室也。來者爲誰。座中二人咸大驚詫。矐目不知所爲。其人大笑曰。譚君不余識固也。因顧友

曰。別。纔。半。載。何。善。忘。也。友。大。悟。曰。君。江。南。燕。子。耶。是。矣。是。矣。言。時。極。表。歡。迎。之。意。

棣華久聞燕子名。度其狀必魁偉壯健。而孰意貶立當前者。溫文瘦弱。面白如書生。裝束亦無稍異。心竊竊異之。蓋棣華但知燕子爲羣鬚領袖。稱雄於中俄交界地。點任俠仗義。一時無兩。而不知燕子固江南名士。尤工詩詞。特流傳者少耳。燕子云者。本身輕之謂然。則復何足異。

棣華思念未終。忽見燕子擲手槍於案。曰。余今日來將以此中之彈子埋入譚君腹中……

棣華驚問何故。友則急握其遺槍。以對之。若將先爲棣華復仇者。而驚異之色。則亦不亞於棣華焉。

燕子從容曰。君等毋誤會。此特余之初意耳。因顧友微。晒曰。君母作勢嚇人。余果欲逞其一擊者。則槍彈早飛窗隙入矣。君雖愛譚君。又孰從而保護之。

友曰。然則君何作此言。棣華更急欲知其故。交口相詢。燕子曰。事非偶然也。余躡譚君後。迄已四日。今幸此窗洞闢。余得於窗外遙擊之。以爲事機至矣。乃甫抵窗下。適聞君等祕事。始知政界中亦大有人在。在不覺爽然若失。暗殺之念。斗消鄙人殺人如草。薄有虛名。然遇愛同胞如譚君者。何敢傷其毫末。苟傷之者。是自傷也。是傷同胞也。而謂我燕子爲之乎。君等勉之。燕子行矣。一瞥而

逝。回顧手槍亦與之俱香。

二人正駭詫間。忽來一下級軍官。爲棣華所素識。不言原因。但邀之出。棣華從之。至門外。見警察十餘人。三三兩兩。荷槍分列。棣華神經未定。亦卽未暇追問。既至官衙。只見一人作問官狀。高坐堂皇。若待審者。警察十餘人。並隨之入。環侍兩旁。氣象嚴肅。棣華至前。問官亦不爲禮。一若熟視而無覩者。棣華駭益甚。決爲不幸事敗矣。

問官忽顧棣華曰。汝來前。因舉一紙裹擲。令自閱展讀之。甫三數行。神氣轉定。然棣華是日兩遭變。故本已惘惘如夢。至是則更緘口結舌。不能作一語矣。

有間。棣華氣復壯。將藉口舌來相剖辯。問官竟不之顧。亦不審訊情實。但嚴詞詰問。同謀者。棣華曰。圖殺長官者。爲誰氏。並究竟有無其事。余不且知。又安有同謀者。更安所得而供之耶。且暗殺出自風說。報告又係匿名。夫何足信。問官微哂曰。汝母作態。頃間事汝。豈真不知者。棣華急問。頃間何事。則又不之告。棣華大不耐。作色曰。汝何不言。使人悶損。果欲得我頭顱者。願一見長官而後死。問官怒曰。汝猶欲見長官耶。言次。作鄙夷不屑狀。既又曰。汝但以同謀告我。事猶可爲。不然殆矣。速言。速言。母自誤。棣華曰。實告汝。暗殺之事。余固絕對不贊成者。蓋因實力未充。而徒以

一擊爲快。以言事實無益有害。而謂余爲之乎。余苟有爲。必不若是。問官急曰。然則汝將奈何。答曰。何爲。奈何我。但言其利害而已。再三詰問。終無一言。問官無奈。乃繫以鐵索。使兵士牽之。去付中軍拘留之。

行時有無數兵士前後擁護。既至登樓。入中軍官起居左偏之一室。室內外各守以二警。門窗反扇嚴密。無倫

棟華受此大創。囚居室中。而心腦之迴念。則在燕子。蓋以如此奇人。世不多見。而得倖獲一見也。偶一閉目。被燕子之形容言動。即發現於腦中。且似與之握手徐行。言論至契者。思慕過度。幾入夢境矣。繼又念問官之所謂頃間事。究係何事。匿名信又誰氏之貽。何竟不一究事實。而遽辱余至此。

又念諸同志得余此信。必且誤爲事機。敗露以罪度之。彼等今日之計劃。非倉猝起事。即暫圖解散。果爾。大事去矣。思至此。焦灼萬狀。計非早遁。消息以安衆心。不可。然而網羅密布。孰可使者。終夜徬徨。不知所措。

翌晨天將破曉。室內二警咸垂頭欲睡。惟門外履聲橐橐。通宵未絕。知若輩防守嚴也。棟華自思。

昨日之事。決不獨發生於匿名一信。竊料今日必有絕異之新聞。飽我耳矣。特不知若輩將何以處我。死得其所。夫何足惜。乃堂堂七尺男兒。將以犯而嫌死。憤何如之。

正思。聞忽聞門外斗發大聲。履聲隨之。而止。精神爲之一振。二警亦同時驚起。隔室詢問。絕無應者。有問。忽覺一縷異香。直觸鼻觀。棣華驚而欲起。則手足已失。自由顧視。二警咸席地睡。知覺失矣。

棣華醒時。但覺酒香甚烈。口中猶有餘滴。急啓眼視。見一人立身。畔杯猶在手。目之而笑而已。身則安臥榻中也。棣華頓憶前事。覺鐵索已去。身又易地。自由還復。豈其夢耶。迷離恍惚。實較逮捕時爲尤甚。

此何地。富前者何人。噫。余竟不之知。奇矣。繼忽躍起曰。是燕子也。今得復獲。一見死無憾。雖然。余何至此。

燕子曰。應爲君賀。君脫險矣。此爲余友寓所。君但安居。保無危害。棣華曰。出自君力。可決言也。雖然。若輩防範極嚴。君究何術以出我。

燕子笑曰。此何足道。余所恃者藥力耳。差幸行時。天未大明。以車載君。僞爲病者。雖受崗警盤詰。

均得支吾。以過君。蓋自視所衣。非普通商人服乎。首蒙皮兜。足套毡履。掩飾若輩耳。目端賴此也。而余友喬裝御人。駕敗車。疲馬。亦能酷似鄉人之入城者。余則蹲身。余友之右。專司應對。

既出城。方竊自慶。幸以爲程皆坦途矣。棣華喜曰。已出城乎。曰。然。離城已五里矣。因續前言曰。孰知門側一警。猶撥警疑。余車有異。詰問之言。銳利實甚。兩目灼灼。復旋繞上下於余身。且揭車簾。持電燈。必欲一視汝面。余以權詞遣之。堅不放行。且將以號叫召彼徒衆。余急止之。而尤以驗視病者一時情急。智生乃故作慌亂。擲紙幣一束於地。僞爲不覺。而揭君蒙首之皮兜。聽其驗視。時警士之目光。雖在此。而具全神已不在此。略一覘視。即揮手令去。蓋不啻熟視而無覩也。言已大笑。棣華亦笑曰。此特形式上之嚴密耳。如此行尸走肉之輩。利慾薰心。神魂散亂。夫豈足以阻我燕子者。宜其拱手送行也。燕子曰。竊料此時。此際。正其人驕其妻妾時也。否則入花叢。取樂度最短之時光耳。其計之得較我儕。何如。棣華嘆曰。君言似近。刻而又不。然若輩醜態。尙不止此。雖然。鄙人何幸而得亦義。亦俠。僅僅一面之英雄。身入險地。來相救援。鄙人又何不幸而處專制政體之下。身犯嫌疑。遽遭捕辱。且將置余死地。噫。今昨所遇。母乃大奇實足爲後此之紀念日也。燕子曰。專制國本。無是非。初不足道。至余之於君。本欲害之。而適救之……言未竟。一壯健之中。

年者入報餐備。且向棣華致賀詞。燕子卽爲棣華介紹曰。此周君爲余友。亦爲此間之主人。而卽君之功臣也。棣華曰。殆卽驅車載余者乎。燕子頷首。棣華竭誠謝之。

餐畢。棣華矍然曰。我同志諸人不知現作何狀。君能爲余一探消息。并以余事告之。幸甚。幸甚。燕子曰。君之同志。我不知。君友則於君被捕時遁去。而寓所已遭籍沒矣。自昨夜以迄今。日城中防衛極嚴。且俟風聲稍定。而後以其人其地告。當爲一往探之。

棣華驚曰。旣辱余身。又牽率以及我友。若輩之爲此。究係何故。燕子曰。此皆因昨夜事而發生者也。雖然。原因猶不止此。棣華急曰。昨夜究何事。此實余所急欲聞者。噫。悶損久矣。燕子哂曰。無他。暗殺案耳。棣華又問某長官死乎。曰。未噫。特昨晚九時。又十分彼輩歡暮樂之。洋樓中忽一槍彈自窗外飛入。直逗壁中。時長官正與其門下客對立作閒話。相去纔咫尺耳。經此恐慌。合署大震。當卽閉門。大索則已。鬼影俱無。而君之否運。遂由是至。

棣華曰。誰爲此者。君知之乎。曰。是亦政界中人。特不能指實爲誰耳。曰。確係暗殺乎。曰。謂爲暗殺。殆無疑義。而余與君相交之起點。亦因乎此。今請先言君被捕之原因。而後及此可也。鎗彈發現之時。某長官呼君不至。已大不懌。謂君未經告假。擅離職守。當命從重處罰。然猶不致。

逮捕也。先是長官曾得告密書，有言君本某黨員，將謀暗殺者，有言君聯絡軍隊將圖起事者。已不免將信將疑。至是而譖者遂得乘隙入矣。

其略謂君本與暗殺黨爲同謀。今日之事，君預知之，故特潛身避去。予彼以隙，並以自掩其罪愆。不然不至巧。值若此言之鑿鑿，又復加以前因長官深信之而拘捕之，命遂下。

至於君友，則又因君而連類及之者也。棣華接言曰：有是哉！彼等竟以暗殺黨目我，且自信爲不誤也。燕子曰：誤乎？設彼等猶有萬分之一不自信者，又何至將以死刑贈君而余之。君出險，又何至若是之急也？棣華曰：余友今何在？君知其蹤跡乎？曰：余安得知余於昨晚會一往探，但見一警兵爲之守門，室中已虛無人矣。而君友之得遁，則於官衙中始探得也。且聞被嫌者猶不止此。現正四出密查，恐將由此興大獄，惟搜查君友處所未得證據……棣華曰：友厲本無證據，搜查何益？曰：否，若輩以君時時出入其間，必有關係，其搜查也，冀得名冊或軍火耳。

棣華曰：暗殺者究爲誰氏？君能意度得之乎？曰：不能。雖然探而得之，固不難也。余曾聞某君暢言長官罪惡激烈，實甚，並言君以曾受教育之人才，不恤出死力爲之保護，致長官恃爲護符，荒淫貪酷，愈益加甚。而君又先事迎逢，助桀爲虐，長官之惡，君實成之。且歷舉事實爲證，以表其言之

不虛昨夜之事。意卽此君乎。彼固自言欲得長官而甘心者。棣華沉思有間曰。然殆無疑也。

燕子曰。余與君關係之起點。則亦因乎是。當時余聞其人言大憤。殺君之念頓起。因躡君後。以探君之舉動。果見君於服務之事十分盡職。一若惟恐此神聖之長官有毫髮之傷損者。竊謂其人之言驗矣。暗殺之志。至是乃愈決。惟靜以待時機之至。

而孰意昨晚主君友寓所適聞君之緒論。並君等之機密計劃。亦復得其大概。始知君實好男子。向特假面向人耳。而以趨炎附勢。目君實乃大誤大誤。

且由是而知君之同志甚衆。而君友亦非常人。遂一變其仇殺之計。而生敬愛之心。及君無故被拘。則又自擔援救之義務。亦以問官野蠻太甚。激而出此。且官署傳出密信。若輩決以祕法死君。而不宣布罪狀。事機至迫。稍縱卽逝。此余之所以毅然逕行不一瞻顧也。

棣華憮然有間曰。個中情事。今始了然。雖然。我不知將何以謝君。君今……

語氣未終。忽一軍裝者趨入。手握指揮刀。目光直注棣華之身。棣華大驚曰。噫。遽起離座。張皇作欲遁狀。蓋此心搖搖有觸。卽動深恐追亡者之接踵而至也。燕子笑止之曰。君將何往。異哉。棣華大慚。噤不能答。燕子又曰。君毋恐。凡來此者。皆余同心之友。君幸安心。毋多慮。

語已急。顧軍裝者曰：汝今來自城中乎？曰：然。曰：譚君事已盡，人皆知乎？曰：殆無不知者矣。曰：若輩之舉動，又何如？曰：戒嚴耳。舍此復何法之有？又曰：晨間下緊急戒嚴令，四門戒嚴，軍隊嚴查出入。警界亦立添雙崗，復派多人巡邏，不息聲勢。洵一似有大敵壓境者。膽小如鼠，誠不值一哂也。燕子曰：此令以何時下？曰：晨間九時頃。燕子大笑曰：屈計其時，余與譚君談論正劇，晨餐猶未御也。余輩出城纔五時，有半乃越三四小時而始下令戒嚴，所謂賊去關門者，非耶？言次，一座盡笑。燕子又曰：余料若輩自信守衛甚嚴，斷不慮譚君之或遁，殆至八時前後始察覺也。因顧棣華曰：余又料若輩之察覺，必自見君室外之兵士雙雙對臥始也。棣華曰：當如君言。又憶及前事，恍然曰：是矣。是矣。余於今晨未受藥力之前，曾聞門外連發大聲，初不解其何故。今聞君言，始知卽室外二人倒地聲也。燕子曰：誠然。特恐此室內外之四人者，受余藥力，未必有解之之法。今猶酣睡未醒耳。

又曰：余言若輩察覺之由，亦自有故。余負君下樓時，僅啓梯室之一門，猶且爲之反扃，而後越牆而出門戶。無恙若輩之不早察覺，可知也。

正談論間，忽又一人踉蹌入報曰：殆矣，殆矣。戒嚴之影響，能及於吾儕者，猶小。燕子急曰：猶有甚

於戒嚴者乎。曰：頃間發現一賞格，滿城張貼，幾於觸目，皆是燕子問賞格云何，而棣華則欲聞之心尤急。咸促之速言。其人曰：譚君與某君（即棣華之友）事耳。有能獲譚君者，賞金三千元。獲某君者，半之。由是而軍警兩界咸欲得君而膺賞金。預存一富家翁之想，搜查巡緝，意興益豪。俄而又一人至，手一書授燕子，并附耳作密語。燕子頷以首，急啓其書讀之，未及半，色變，猛呼曰：天乎！誰與我爲仇者？棣華聞聲驚起，趨就燕子，與之同讀。燕子指示之，瞠目不能解，惟見燕子之色變，則亦色變。若得自傳染者，然燕子覺之，笑曰：吾惜幾忘之矣！此吾儕密書有祕法，宜乎不知者。熟視而無覩也。今請爲君言之。

書言某長官怒且懼，必欲得君與某君，而甘心懸賞，不足又派全部警兵按戶搜查，而車站船埠旅行之客取締尤嚴。自今日午間始，凡旅行者無論男女老幼，概令攝影呈驗，方得自由來往。布置嚴密，志在必獲。城內外各機關以及旅行必經之地均已飛電傳知，不使稍有疏漏。此余友書中語，必無誤！必無誤！噫，余之初意本欲留君於此，稍資休息，而後再籌避地之計。今若此，將奈何？

棣華急曰：否，否，余之失望猶不止此。避地非余所願，余本欲乘隙入城一探同志蹤跡，苟有機會。

事猶可爲。否則不惟前此之金錢計劃盡付流水。而吾儕誓死之初心。又安可。或背者。今若此。將奈何。

棣華大失望。燕子亦露驚色。相對無語。一時室中寂然。有間。燕子忽起。環繞於室中央。之獨立。兀往來。蹀躞。曾無停趾。良久。良久。突然止步。面向棣華。放聲大笑。又力擊其掌。而言曰。君苟不以入城爲念者。我自術使君出險。君幸早決。毋自誤。棣華無奈。領之曰。謹如命。雖然。術又安在。

燕子曰。無譁。因出一極小之革句。以示棣華。曰。此我儕相傳之妙用也。否則縱橫於兩國邊界。人盡識之。將何所恃。而出入城市。余昨入官署。亦復賴此。嗣與君晤。欲君友之。譁。余故以眞面目相見也。

棣華聞言。尙不明了。其用意。惟察言觀色。見燕子之欣欣。心亦爲之略慰。一若此身業經出險。而入平安之境者。既而半包啓其中一物。薄如紙。作紫黑色。燕子出之。謂棣華曰。去汝冠。我將爲君易其貌。從之。燕子卽以手中物蒙其首。有頃。曰。可矣。因使引鏡自視。

棣華於此。大驚異。曰。此叟何自來。我又安往。噫。抑何老醜。幸此燕子目之而笑。而座中客。則曰。此我首領之變相也。雖然。譚君得此面具。脫險固矣。其如我首領何。燕子微哂曰。噫。休矣。若輩豈足

以阻我前路者不出三日。余將與譚君同返。君等毋以爲念。俟我二人行後。先後作歸計可也。主人復出舊衣數襲。使棣華易之。益覺窮老逼人。滋大厭惡。惟語音依然。體態如故。不能掩識者之耳目。苟非然者。雖使不從。燕子遊而循途返轍。復入城中側身交際。社會猶能祕密運動。以達其最初之目的。在彼都人心目中。不過視爲外來之一老悖而已。與譚棣華初無關涉也。

時後來諸人已陸續散去。室惟二客及主人翁耳。燕子謂主人曰。仍屈君爲御者。送我友出險也。主人應如響。燕子又曰。若輩全力之所注。必在二道河子。而某某兩處。雖非要道。亦必有戒備。棣華曰。誠然。網羅密布。當無餘隙。然我等行時。應避大道。懼二道河之特派檢驗員。識我者衆也。燕子大笑曰。君猶懼素識者乎。棣華悟而亦笑。

燕子復謂主人曰。君與譚君當於午後三時出發。四時可達檢驗處。過此再行二十里宿矣。明晚宿某處。又明日行七十里。達火車站。過此已入坦途。在君卽爲盡職。驅空車自返可也。

又顧棣華曰。君毋自誤。小道必不可行。二道河查察雖嚴。而車輛獨多。臨時猶易於對付也。棣華然之。且曰。與君偕行。我復何憂。燕子曰。否。否。我何能偕君行者。偕則殆矣。曰。然則君囑我乘火車。行。我將安往。噫。此君（指主人言）不將自返耶。燕子曰。此君既擔護送之任。自有使汝前行之法。

君何多慮爲。

既而時至主人駕車以待矣。棣華與燕子握別受恩深處不覺感極而泣。燕子慰之曰：暫別耳。轉瞬卽當復晤。君亦傑士何亦學兒女子態。灑別離淚耶。語次送之登車珍重而別。

中途屢受盤詰而揭車簾察視面貌者則尤多。心甚惴惴。蓋深恐猶有識之者竊念苟得出二道河而至火車站始得復生於人世。

至二道河巡士挾之入一圍場御者亦偕入以待。檢驗員之檢驗場中旅客甚衆。棣華急縮身入叢中以避衆目。繼而檢驗員至驗視良久忽指棣華大聲曰：咄咄賊在是！賊在是！棣華驚極而顛。幾不自支。是時全場之人之視線亦齊注於棣華之身。

檢驗員瞠目開口喜極欲顛一躍而至。棣華之側捉一少年臂曰：汝非譚棣華耶。少年出不意一時不知所答。檢驗員見此狀自信益深得意大言曰：凡罪犯之重要者余自有法捕得之所患不來此耳。來則未有能偷渡者也。

語次捧少年欲行。少年徐曰：君盍一檢行囊乎。檢驗員曰：行！行！作態何爲。我固識汝者。少年不復置答。啓其革包出一電信。併學界之旅行半費券示之。曰：電乃余家促余速歸者。旅行券則爲

本省外交官之所貽皆非可以僞爲君猶疑我否檢驗員躊躇半瞬顧其從者曰汝乃識之最眞者果非是耶從者不語檢驗員知有悞喪氣垂頭如喪考妣不得已舍少年而驗他人

噫以此檢驗員之前後兩副神情觀之則若輩之目的在賞金而不在罪犯也明甚其於棣華直視爲銀行之支票急欲得之以償其妻妾宮室之夙願故其心目間遂處處有一棣華在念茲在茲有觸卽發初不暇辨其果是與否亦情不自禁者也以此類推我知此蠢蠢之檢驗員苟使之對鏡或見影亦必喜極躍起直撲而前曰三千金在是矣——三千金在是矣古人有言人苟利慾薰心者雖清明之耳目亦將失其效用我觀此檢驗員而益信

既而檢驗畢令衆客就攝影處棣華亦混入其中若輩均目爲老人不之究既至見男女老幼排列成行皆立待攝影者也須臾事畢乃相率出棣華正行時忽覺有物觸其首大驚仰視則一警兵手舉木棍若將作當頭棒喝者棣華又不禁失色然彼警兵初無惡意不過揮令速行耳棣華乃急急出場覓得己車令御者加鞭疾行

越二日日纔向午達火車站一如燕子言時刻不爽而一路尖宿所聞莫非已事棣華心膽俱怯每疑爲偵探之隨行者故作是言以試己以是竟無甯晷而不知此最關重要又饒興味之新聞

本人人所樂道加以檢驗攝影影響之及於旅人者甚大而既出省界顧忌毫無故莫不放言高論爭先傳述以爲笑樂所言最奇則莫如以棣華爲已就捕者其問答曰我國暗查之力亦大矣哉否則譚棣華雖終必見獲恐未能若是之速也一人曰果然非警察之力不及此我終必歸功於警察又一人曰汝言誤矣此人逮捕確係某暗探之力我聞人言其人自省中出發某即躡其後也棣華聞之心尤惴惴彼御者但微哂之知若輩之所言妄也

既入火車站御者布置殊周密棣華但登車悶坐而已御者事畢久不至意已返矣臨行固未嘗交一言也

棣華默坐於車室之隅心神漸定一剎那間思潮又迴環上下矣自念立身軍界薄有虛名平日交遊曾不爲少若者休戚相關若者生死與共往來絡繹號稱同志而當此間不容髮之際援我身以出險者乃一素不相識之人抑且層層計畫節節保護必使達安全之境而後已恩深義重雖家人父子亦不是過燕子燕子我苟脫險敢不鑄金事之

既又念御者畀我券謂我將赴俄國噫我至彼何爲者且囊無旅費又將奈何

正躊躇間驗票員至矣逐一驗視至一老者前若有所疑加以盤詰老者操俄語答之良久始去

棣華視此老者龍鍾之態過於己之喬裝初不措意迨火車開駛後老者忽就棣華刺刺作閑話棣華無心問答頷之而已有間老者忽曰鄙人所詢君竟不見答耶音吐驟變若熟聞者頓悟卽燕子也大喜過望燕子曰君何憂思之深也我固言前程皆坦途復何憂棣華唯唯自是棣華遂赴東海濱從燕子遊或又言其留學俄京不復知其究竟

短篇小說 電夢

春宵寂寂夜雨潺潺游子天涯居斗室擁殘書燈黯然作淡綠色此情此景無聊甚矣無已展臥具抱孤衾姑作睡鄉遊軒然一枕領略黑甜味睡興正濃忽聞門聲剝啄急披衣啓戶視之乃至友吳江何笑君也

笑君性高潔喜探險抱環遊地球涉足冰洋之志既入乃謂余曰如此良宵曷爲辜負盍作古人秉燭夜遊之雅事乎余諾之乃攜手出門至一湖邊笑君已備一煤油艇相與俱登呼小童設杯箸陳酒肴看明月水波微動上下一碧洵可樂也歡然共話衷腸各述素志美酒良朋竟忘長夜蓋已玉兔西逝旭日東昇矣

所乘之舟方隨風向前如飛猛進忽耳膜爲大聲所激刺而船身復震盪不已察之乃舟誤觸岸畔之石也笑君與余急出四望則見兩岸桃花漫山粉黛國色天姿嫣然秀出相對驚異視小童方酣睡乃繫舟於石登岸尋路而行一路新紅嫩綠桃花滿地重瓣疊色前後輝映笑君欣然謂余曰今日必窮其奇君其許我乎

行半里許至一山口遇一老叟見余等大驚猝然問曰君等何爲來此又何能來此笑君莞然謂之曰天假之緣隨風而至君何訝爲

老叟曰我世居於此數百年矣未嘗有外人至今二君異裝突然而來安能不令人驚詫耶雖然君等苟不遇我必不能盡我村之奇今既有緣當介紹老羽村長且領略我村風俗笑君與余均大喜乃隨之行

行至一洞入其中漸黑至不辨五指老叟乃出懷中電燈照之洞周四光滑以塞門德製行少時豁然開朗叟云此處無晝夜其光乃電燈也故名不夜城叟延我等入一小室室中有椅各就坐老叟亦閉門就坐探手懷中出一玻璃管向之問答畢乃語余曰是爲懷中電話復出一銅管曰是乃電鎗也用以防身雖遇虎豹以此擊之可立死乃今日最利之防身器也又出一玻璃杯置

兒上向壁中抽出一管斟滿授余視之乃茶也方欲有言門忽闢一綠衣少年入曰已至十八層矣。

笑君與余俱大驚曰豈至地獄中耶老叟笑曰否是村長所居也我村開闢以來已成十八層今十九層方在用電機造路大約下月內可以工竣廣凡四十萬方里我亦未之見據村長言當比十八層更美備言已乃出室外四望緣茵異常清淨路平滑如鏡面老叟云以電力製成永久不壞路傍有白板彷彿有人像及字蹟余問老叟是爲何物老叟曰新聞紙也其法與打電報略同敵村人欲閱報者祇須備此板則一有新聞其上卽現字蹟欲登新聞者亦可以筆寫其上則他處亦俱發現矣行近木板不覺大詫異蓋余與笑君之照像俱在其上下有數字曰（頃有異客二人到村一名笑君一名樂君餘俟探明續登）乃急問老叟曰余等來未久何以報上已經登載且照像何來老叟曰我村之報可以隨時登載此必綠衣少年所爲君如不信可卽試之乃於袋中取出一鏡向面自照復回照於板上板上卽現出一老叟鬚眉畢現又取筆寫其下云（招待員逸叟）於是路遇電板俱現有三人之像。

一路顧盼奇壯美麗得未曾有正在欣喜之際老叟忽然不見正在尋覓忽覺肩上有入一拍笑

君與余大吃一驚。視之乃老叟也。詢以何往。則云至村長處。村長事尙未辦完。二君如不嫌怠慢。請進內坐。如何。笑君急問曰。村長住居何處。老叟指一木板曰。卽此是也。視之。木板上書（村長之居）並無房子。地下祇有圓木二塊。一書（出）字。一書（入）字。老叟曰。是名升降機。初至時到此的房子。名曰特別升降機。此則名曰普通升降機。乃招余等站在圓木上。將機關一撥。卽站於一大房間內。有一白髮老翁起身讓坐。謂余等曰。老夫有事未辦。請二君恕罪。少坐言罷。卽坐在一公事椅上。椅前白板乃現出種種字蹟。隨着隨書約七八分鐘始完。轉身陪笑道。失陪。恕罪。彼此寒暄。笑君乃問曰。先生之辦公事如此。可謂便利矣。老翁曰。是名電報啓事。其法與報紙無異。如上層要啓事。卽寫啓事板上。老夫室中之板。卽顯出字蹟。可否當卽批去。辦事有一定之時。故二君初至時。乃失陪也。

笑君又問曰。貴村地方共有若干。第一層及第十八層。又是何故。老翁曰。地凡四十萬方里。因人口漸多。不敷居住。是以逐層開下。現在第十九層尙未竣。工大約下月可好。老翁又曰。敝村學堂最多。學堂中功課祇有電學一科。士農工商學之皆能致其用。甚爲靈便。所以敝村亦可稱電氣世界也。笑君與余欲參觀各層。求村長介紹。村長允之。方欲出門。村長忽然不見。門亦不見。正在

着。急。耳。邊。忽。聞。起。來。罷。耐。倒。好。困。篤。余。急。啓。目。視。之。則。何。笑。君。也。急。問。以。何。來。笑。君。曰。從。家。中。來。天。已。正。午。如。何。還。不。起。來。余。起。身。一。看。始。知。是。一。場。大。夢。乃。向。笑。君。細。述。夢。境。相。對。大。笑。余。又。謂。笑。君。曰。若。非。君。來。或。可。參。觀。學。校。學。些。電。學。豈。不。美。哉。言。已。相。向。大。笑。

短篇小說
無名之義士

王。全。河。南。南。陽。府。某。縣。人。有。子。七。歲。寇。掠。之。去。仍。棄。之。中。路。有。翁。嫗。拾。而。養。之。遂。以。爲。子。義。不。得。返。全。無。子。乃。議。買。妾。唐。縣。有。謝。萬。程。者。事。親。孝。父。死。貧。無。以。斂。目。其。妻。李。氏。而。泣。李。知。之。請。自。鬻。爲。喪。具。於。是。全。以。白。金。二。十。四。兩。買。李。以。歸。李。哭。請。於。全。曰。妾。生。士。家。知。詩。禮。翁。死。不。得。已。而。鬻。身。君。誠。能。完。妾。之。節。君。德。洪。大。必。昌。厥。嗣。妾。願。早。夜。供。績。緝。償。君。贖。全。許。之。俄。而。全。子。以。翁。嫗。皆。死。復。歸。於。王。而。全。之。兄。曰。大。有。者。一。小。人。也。以。全。私。納。亡。人。訟。於。官。南。陽。郡。丞。張。公。三。異。鞠。之。全。曰。此。非。亡。人。吾。子。也。向。掠。於。賊。今。歸。耳。問。少。婦。何。人。曰。此。唐。縣。謝。萬。程。之。妻。鬻。於。我。爲。妾。而。不。我。妾。也。張。公。召。萬。程。問。之。萬。程。具。言。所。以。鬻。其。妻。者。張。公。歎。曰。古。有。傭。身。以。葬。其。親。者。世。傳。爲。孝。爾。若。此。可。謂。孝。矣。乃。笞。大。有。命。全。子。仍。歸。全。謝。妻。仍。歸。謝。而。旌。於。謝。萬。程。之。門。曰。節。孝。雙。奇。

野史氏曰謝之孝李之節是固奇矣乃王全者亦天下之義士也不旌其門何歟陳書徐陵傳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妻不肯卒賣之以其貲養母景行既沒妻歸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遂復爲夫婦夫徐孝克之賣妻養母與謝萬程之賣妻殯父其事正同乃孝克之妻不克完節而歸則以買者非王全也故余反復此事而歎王全高義尤不可及惜乎無人知之也天下無名之義士獨王全也歟哉

短篇小說 斯拉夫軍人之殘忍

斯拉夫軍人之暴戾甲於世界相傳昔有二將將獵於野日暮失道至一島飢且渴方徬徨間忽聞草際有聲趨視之見一農夫臥其下夢方酣二將呼之起曰吾輩飢且死汝尙安睡耶農夫醒覩其服飾大懼屹立不敢動二將曰速爲我覓果食去農夫唯唯踉蹌攜鋤去時方嚴冬樹木皆爲積雪所沒澗溪間人煙盡絕卽一枝一葉亦不得農夫旣受命夜半入山麓行半里許雪深沒脛足指爲暗石所壓折其二血涔涔滴猶不敢息卒得一雁歸二將曰烹之農乃撤其居茅擊石取火置釜於其上俄頃而熟二將食之甘以殘骨擲農面曰汝應從吾意旋乃褫農衣橫裂之結

作。索。長。丈。餘。一。將。扼。其。手。牢。縛。之。一。將。牽。而。繫。之。樹。下。又。時。以。鐵。斧。擊。之。如。是。者。數。日。而。農。夫。之。臂。斷。矣。二。將。始。相。顧。曰。盍。歸。休。一。將。起。解。農。縛。曰。蠢。奴。趣。爲。我。治。舟。楫。我。將。駕。以。歸。農。伏。地。曰。吾。臂。已。失。足。指。亦。去。其。二。奚。能。爲。二。將。怒。叱。曰。爾。之。八。指。何。爲。農。默。然。一。將。曰。彼。野。蠻。人。甯。可。使。見。文。化。一。將。曰。然。搜。農。身。得。獵。刀。一。遂。剜。其。目。農。痛。極。仰。其。首。而。號。以。足。鈎。道。旁。樹。樹。爲。之。震。鮮。血。倒。注。自。眉。及。髮。盡。結。爲。血。塊。目。遂。瞽。一。將。笑。曰。可。矣。牽。之。至。舟。中。命。之。曰。伸。而。足。農。不。敢。違。以。足。搖。槳。明。日。抵。聖。彼。得。堡。二。將。又。截。其。八。指。置。之。道。旁。曰。此。上。古。原。人。也。觀。者。索。三。金。人。爭。以。爲。奇。接。踵。趨。視。日。必。千。餘。人。而。二。將。遂。以。致。富。嗚。呼。亦。殘。忍。矣。哉。

短篇小說
枕邊匣

某翁老而鰥。家產已分給兩子。子皆出門習商。兩媳甚悍。不以禮遇翁。一切瑣事。須翁自料理。餐時或稍後。即不得食。苟索食。亦惟畀以殘羹冷飯。翁苦極。始悔脫家太早。然已無如何。暗向枕邊飲泣。追念其老妻不止。某夕。翁將臥。枕畔出一匣。封鎖甚固。以兩手持而搖之。振振有聲。既復自言曰。此余之老來費也。

然爲數甚巨。默計除喪費外，富餘數百金。誰孝順余者，余卽以此畀之。晨起手搖口語，如前入夜復如之。晨夕無間，越數日，兩媳忽爭奉翁。凡翁意所欲，不待言而已。具侍奉巾櫛，整理衾褥，趨承恐後，愈於己出。

蓋兩媳已潛聞翁語，並覩其匣，持之沈重，知爲暗蓄。各欲承受，此鉅金故悉變往日之面目。數年後，翁病將不起，兩媳爭侍床側，冀得翁一言以爲受金之據。翁乃告之曰：余死後，須速殮。後七日，汝等乃啓此匣，然汝二人須平分，不得有違言也。兩媳皆唯唯。

無何，翁死，兩媳哭之哀，執喪盡禮。及期啓匣，則累累者皆路旁之敗磚，內有一字條，曰：余之得以苟延殘喘，暮境不惡，且獲好收場者，皆此磚力也。汝輩莫輕視之。蓋此磚能購兩媳之孝順心，實天下之至寶也。

短篇小說 一錢破家

鄉農某甲，性奇吝而躁急，特甚。以是僨事者屢，甲終不知悟。某日以事入城，日亭午，飢腸轆轤，不復可忍，乃覓一小飯舖，冀略充其餓。僅索飯一盂，腐菜一碟，飯則盡矣，而菜祇食其半，意可償半。

資也。食畢詢店夥菜價。幾何。飯價幾何。夥答以飯每盂十二文。菜每碟三文。甲曰。余祇食半菜。照價祇須出資十三文。有半。但其餘半文亦祇得由余貼給矣。夥曰。舖中常例。無論僅食少許。亦須全價。甲執不可與爭。旁觀者咸不直甲。甲不得已。仍從夥言。然心殊不甘。因謂資既全價。則菜必爲我有。遂舉而覆諸地。以洩其忿。不意用力過猛。并墜其碟。碟碎。夥要其賠償。甲愈忿。然亦無如何。復詢碟價。則需錢三十甲。又怒曰。吾赴盃肆購價僅二十六而已。爾烏得欺我。夥曰。然則購以償我。何如。甲曰。可乃置所負之囊於飯舖。以爲質。而赴盃肆購碟。盃肆之夥出碟。索價二十八甲。曰。余曾代人購。祇須二十六爾。何得多。索夥謂爾若購十隻。亦祇須二十六文。甲思此碟亦合家用。不若竟購十隻。則可省錢若干。因購其十。而以一賠飯舖。遂置餘碟於囊。而途中且行且思。今日大不幸。以一飯故。無端費多錢。可痛孰甚。雖然。余必節之以償所失也。自城達鄉。故有舟乘者。人需錢二十四甲。入城時。本亦乘舟來者。此時爲節錢計。乃步歸。至中途。大便甚急。農人視糞爲寶。甲尤甚。不肯棄。諸途遂急行。距行愈急。而歸愈緩。良久始抵家。時便既急。甚不及入門。急置囊於地。就廁遺焉。

將畢。忽憶及囊中有碟。頃置地時。得毋碎否。思至此。急兩手。摳褲。就囊中檢視。及入手。其中則碎。

片。纍纍探出。視之。無一完者。心大懊喪。詎略一回顧。則一犬方竊其所遺之糞。甲正以糞故而碎。是糞。糞又被犬竊食。故見之。更怒不可遏。急拾身旁巨石投犬。犬見石來。立奔避。石乃不及犬。而飛向其貯糞之甕。甕與石遇。力不敵。石遂碎。所貯之糞盡溢甕外。甲見之。痛甚。急置其囊。覓盛糞之杓及桶。憶是物向藏圈豕之茅屋中。往關其扉。扉方鍵。力闢不啓。急呼其妻。取鑰來。妻久不至。又盡力推之。忽聞轟然一聲。屋中三五豚兒。均呱呱大啼。蓋屋歷年久。苦窳已甚。不能抵甲力。故扉未啓。而屋先傾。棟折椽崩。豚兒被壓。甲復急呼妻來。援妻終不至。豚遂盡斃。甲始入覓妻。將欲得而甘心焉。及門。見家門盡掩。闔其無人。甲此時憤怒已達極點。然往詢鄰家。則家家皆是心。又疑甚。忽見一老翁。方揉草作帚。因就詢問。翁曰。前村於今日演劇。此處人咸空巷往觀。我因不喜此故。各家均託門戶於我。甲不及相告。亟飛奔前往。蹤鑼鼓聲所在。無何果見萬頭攢簇。喧譁雜沓。紛擾不堪。甲無心觀瞻。唯急覓其妻。然週圍巡轉。終不得見。益怒上增。怒倏見妻在左。看台上方與鄰婦笑語。遂隻身闖入。將其掌頰數下。其妻於笑樂時。突遇刺戟。則大愕。回首審知。其夫亦盛怒。指甲大罵。甲益怒。復揪妻下。飽以老拳。此時劇場大譁。視線咸集。彼夫婦又不知爲何事。甲妻羞憤已極。脫手狂奔。至村左橋上。自投於河。河頗深。無敢援者。有少年某。自他處掉舟。

拯之及起則已無及矣乃爲之昇送歸家甲是時痛上增痛念碟既碎甕既破又斃我豚殺我妻推究原因均因爭執一錢悔恨交并繼思我無端殺妻妻必爲厲鬼以殺我且妻族聞之亦安肯罷休則又憂疑危懼轉輾尋思莫可爲計遂亦自經而死

短篇小說
施公廟

施公廟踞北高峯之頂神不知所自出或曰施姓全名鄂王部下罵秦檜之小校也或以爲卽小說所演之施不全荒唐無稽要皆臆說

神雖土木偶然金冠繡袍烏鞞錦帶赫如也廟中道士黠於神之頭目肢體咸設機括若演劇之傀儡然牽動機括則坐立進退屈伸動止靡不如意迷信者號爲活像虔事之神乃漸作威福藉示靈爽靈爽既著香火日盛遠方禱祀者踵相接有坐火車循鐵道至者有乘輪船遵航路來者有郵寄香燭紙馬以致虔心者有電述祝文禱詞以伸誠敬者水陸畢集交通便利神竊沾沾自喜

先是廟之左方有總管廟等級尤尊規模宏敞兩廡列男女塑像炫赫過施廟倍蓰道士艷之謂

女像靈於男像乃移其一以與施神偶而稱之曰孃孃自是崇拜者益衆故施廟之興旺得孃孃之力爲多

光復以來迷信漸破總管廟日就衰落兵士屯駐闢屋基爲操場鎗砲之聲聒耳廓廡各像久已昇棄近則並正殿上極莊嚴之土偶亦不知其何往

雖然施廟之於饗靈應不因之少減也一日道士晨起神像忽然失去道士大驚愕佈施祈禱冀得福利者竊竊然互相猜測有謂偷兒負以質錢者有謂妖物憑以作怪者至末一人則謂神能行動故示靈響見總管踽踽獨行特舍身而與之伴

是說一出衆口附和幾成鐵案矣豈知神非眞有心肝者實則里中少年與道士惡作劇伺間入廟開動機括推神以入於陷阱

晚間神示夢於道士曰汝曹毋造言生事吾嘗歷南北遊歐美閱世深矣陷阱且非所懼豈肯隨總管以逃者耶道士方俯伏謝罪忽見劉猛將軍怒目向其側神悚然退道士亦驚寤自是施廟之靈爽遂絕

短篇小說
明季奇人一

髯公武昌之舟人也。莫知其姓名。以髯美。故名焉。其時爲明代將亡未亡之際。獨操一舟往來吳楚間。湖北黃州府有陳大巖者。賃其舟。至金陵。見其髯五絀長尺許。甚美。目光煜燿如炬。心竊怪之。及暮欲泊舟。而有水牛數頭浴於江邊。適當泊處。髯公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蹄。擲岸上。如投毬。數擲而盡。舟遂泊。其舟之行止不擇地。每至荒洲孤嶼。繫牯柯焉。大巖患之。髯公笑曰。壯士行何畏也。大巖俄見舟尾帷幙內有女子。年可十七八。嫻雅似士族。子心益疑。一日曉起。遙望岸上有酒家。幟幘謂髯公曰。能爲我沽酒乎。曰諾。索白錢提壺而去。大巖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子。何從。髯居髯何人也。試語我。女泣然曰。妾仇人也。從父自粵四歸。舟次湘潭。一家十人皆戕於盜。盜欲掠妾去。髯忽從他舟入。揮刀殺羣盜。盡殲之。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爲汝殺盜耳。汝今無所依。盍暫居吾舟。當訪汝親戚而歸之。其無歸也。富爲汝擇住壻。吾義不汚汝。勿怖也。於是妾遂從。髯居此舟。而髯曰。梅宿逢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者。四五人相與登山入水。取虎蛟肉爲脯。以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或笑或哭。不知所語。云何夜半或登高觀天象。歸舟輒大哭。取酒痛飲。飲醉復大哭。妾不知爲何人也。語至此。望見髯自酒家歸。女仍入帷幙中。髯持酒脯至。

大巖迎拜曰公異人也吾俗眼安識公哉遂與共飲鬢曰萍水相逢請留一言爲驗君雖有文然君之骨相必非科名中人且今尙無子大巖曰科名有命何敢妄求但得一子使祖宗血食不斬足矣公異人也能爲我畫策乎鬢沈吟久之曰吾舟一處女有福相請以妻君此女當生丈夫子五君不能任也然猶可一子今日良吉吾爲君成之卽呼女出取酒合巹成禮悉以前盜所劫金歸之大巖既婚思歸鬢仍自送至九江縣辭曰天下將亂君宜自愛吾亦逝矣大巖夫婦牽袂竟留之不可絕袂去不知所之大巖所娶舟中女果生五男前四子俱夭惟季子存

野史氏曰鬢何人哉其古虬鬢公之流亞歟惜陳大巖碌碌無表見不足以希李衛公也當明之季天下未嘗無英雄顧其時不能用英雄使英雄埋沒於山巔水涯間而明之天下遂亡於胡奴之手豈不悲哉然如鬢者意趣非常殆猶不屑爲人用也

短篇小說
明季奇人二

侯老道不詳其名與字前清道光中寓京師五道廟狀如六十許人終日閉目坐炕上不與人語語亦不可辨有范君者居廟中久每於人定後聞其與廟中道人語頗明誓云明代時曾隸周忠

武。麾下爲偏裨。忠武陣亡。曾收葬其屍。後遇異人。授吐納之術。故至今未死也。又云。滿賊薄甯武。時忠武守其固。間一二日。輒匹馬入滿賊營。蹂躪一次。所向披靡。無敢當其鋒者。自賊營回。必過一橋。橋下水已涸。賊伏健兒。橋下伺忠武馬過。突出斫之。忠武若不知者。略撥以槍之末。而賊已顛仆數十步外。其勇如此。而城卒不守。可悲也。又云。吾有軍中善用鞭者。至今猶存其一。於山西某店中。後再過。物色之。已用爲馬鞭矣。其他所言甚多。范不能盡記。後不知所終。

野史氏曰。以余所聞。周忠武幕府有王將軍名好。智年八十餘。用雙鐵鞭。重二十有四斤。號王鐵鞭。當甯武之陷也。忠武出南門。王將軍出北門。賊勢盛。不復能合。忠武與將軍同日死。而侯老道亦用鞭。鞭尙存其一。則所用亦雙鞭也。豈侯老道卽王將軍當時實未死乎。然王將軍之死也。其僕王印求其屍。不得。得一馬死草澤間。矢集身如蝟毛。鐵鞭一在其傍。卽將軍鞭也。因於左右求之。得一臂。臂有志。知是將軍臂。因奉臂以歸葬。其詳見於前清王源所撰王將軍傳。是王將軍死狀。明白可據。侯老道者。又疑非矣。余獨怪自明亡。至滿清道光中。一百八十餘年。而侯老道猶在。是其得道不死者矣。興亡往事。當付之劍首之映。然乃慷慨言之。不能忘情於明代。且尙戀於一鞭得毋。精悍之色。猶見於眉宇乎。是可異矣。

短篇小說
明季奇人三

前清康熙初年有呂尚義者江西大庾人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爲盜淵藪山有錫壙羣盜囂聚開采峒老錫竭則四出剽劫人莫敢居惟尚義結廬其下數十年盜莫能害尚義與妻某氏俱善烏鎗百步可發三鎗發無不中每盜至夫婦二人雙鎗並放若連珠然歲殺盜無算廣東萬猴山有盜魁藍姓者率其黨數百人白日持鎗砲過大庾嶺昌言往南源殺尚義時尚義妻已死一女亦能用烏鎗父女二人共殺盜百數十人餘盜走匿山谷南贛鎮聞之命兩守備以兵來尚義曰官兵來其善盜在山谷第隨我來可盡擒也兩守備以林深箐密頗憚之不得已從尚義往尚義鷹目雖百步外盜伏草莽中皆見之發鎗卽中盜驚起踰山走官兵環顧莫敢捕也得其所遺器械以歸於是大庾崇義兩縣令皆奇尚義爭欲署爲捕頭尚義悉謝之曰農民不願充役也縣令聞於大吏大吏召尚義欲官之尚義曰小人爲明代遺民不願爲清朝小吏苟有事不敢辭死此衛民非衛清也南源有吾女在可無憂矣此外如有山賊入兩縣境請從官兵捕之賊聞吾至卽走耳大吏喜厚賚而遣之然山賊自是役大創終尚義之身不敢復涉其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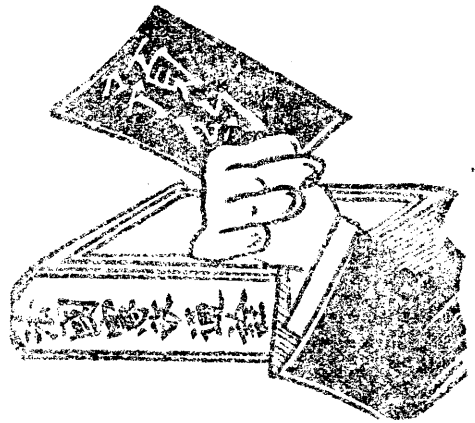
野史氏曰。呂尙義與一妻一女三人耳。無徒衆也。迺能殲除山寇。捍衛鄉里。終其身。賊不敢犯。是以三烏鎗守兩縣也。火器誠利器哉。當明之季。外洋鎗礮。猶未大行於中國。而善用火器。如尙義者。殺賊已無算。設使尙義見用於明代。授以兵柄。加以訓練之師。安知不與滿清爲勁敵。而明不用焉。天下卒爲滿清所有。可慨也哉。然尙義雖未顯於明代。而仍不屑從事滿清。烏得不謂之奇傑。

短篇小說
死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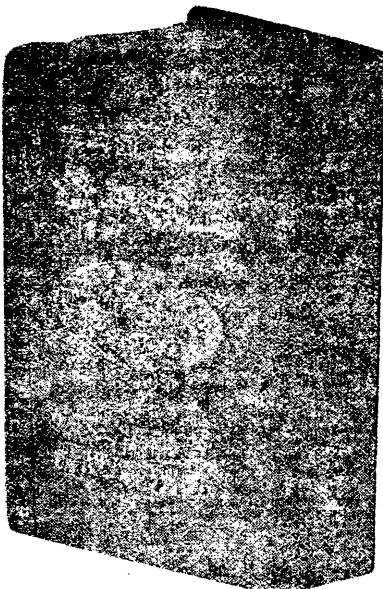
陳確字繹思。江甯人。其父官長沙之湘鄉。遂家焉。確爲人尙大節。不治生工。詩文所居一茅廬。書數卷。竹數竿而已。有和本初者。本北人也。傳者失其郡邑。其父以守備官。楚中而本初遂爲善化縣學生。確與善。旣而本初爲粵東一縣令。延至幕中。時確方客游永新。本初謂令曰。吾有友陳繹思。在永新久不相見矣。公許我迂道訪之。則從公往。不然請辭。令諾之。中途易小舟。逶迤入永新境。未至墮水死。確在永新意忽忽。無聊移廬蕭寺。日買酒爛醉。醉輒賦詩。搖筆如飛。或拔劍狂歌。呼平生諸故人姓名。人皆以爲狂。莫省其故也。俄而本初訃至。確疾走至其所。撫棺太哭。氣幾絕。

家人救復。甦有間。曰。本初爲我死。吾何復求活。吾從吾友地下耳。不食數日亦死。

野史氏曰。朋友爲五倫之一。世之悠悠者。奚足言朋友哉。若陳與和。可謂死友矣。



民國憲法尚未編定將奉取資於法國者必多惟關於法國憲法之書籍市肆絕少書
 本星書爲法國巴黎大學法科大學主講狄羅龍 LEON DUGUIT, PROFESSEUR
 DE DROIT A L'UNIVERSITE DE BORDEAUX 所著原名 MANUEL DU DROIT
 CONSTITUTIONNEL 自出版以來舉世稱爲傑作 盡善盡美無俟揄揚
 今譯者又從該大學畢業親炙狄羅龍有年故能絲毫不失原意全書四十
 餘萬言分爲四篇首緒論次國家通論次論公權末論法國政治機關
 之組織並冠以海內名人序引殿以法國憲法譯文原文及英文三種以資參
 考陳最新之學說闢虛謬之夸詞 如近來國內紛爭之各大問題不
 有此書決難迎刃而解有志研究法學者固不可不手置一編即國中立法議員
 行政官吏新聞記者政黨黨員及不自放棄責任之公民皆宜視爲鴻寶現將譯
 抄准於十二月出版訂製一巨帙印刷精美裝璜華麗定價二元預約特別從
 廉取價一元五角外埠郵費每部二角欲購者請至總事務所及各
 經售處購買可也預約限十一月月底截止樣本不取分文函索即寄



民國二年世界年鑑爲共和國國民必備之書全
 書千萬言細目萬餘種萃百十名人精力窮萬
 種參改圖書歷半載寶貴歲月始獲告成定價
 四元預約貳元一次交足外埠郵費每部三角
 外洋照加准元年十二月出書預約前一月截
 止印有樣本奉贈函索即寄

總事務所
 經售處

上海寶山路心興里
 神州編譯社
 各埠各大書坊各大報館

中 華 (大 中 小) 字 典

發 售 預 約

康熙字典出於滿清帝室體裁龐雜檢閱爲難稱謂背謬不宜民國本書仿東西新式字典體例凡吾國通用之字無論新舊無不收入。解釋字義數倍於康熙字典。內容豐富。特色一。每字皆用大字頂格音義不同者以二字論亦另行提出字義則依次詮釋而以陰文數字別之符號明晰。特色二。編者有極完備之檢字。詳注何字在何頁何格每頁中縫亦詳注部畫檢查便利。特色三。現分大中小三種皆洋裝布面精美堅固。大字典務求完備。大本二千頁。約三四萬字。手此一編則凡華文新舊書報無不能讀。中小字典務求簡明。各千餘頁。字典約萬餘字。小字典約八九千字。以便中小學校生徒檢查之用。另印樣本奉送詳載書樣及預約方法。外埠寄下郵費二分。即寄呈。

書名	價		郵費
	定價	預約	
大中華大字典	九元五角	四元八角	火車 已通 未通
縮印中華大字典	四元五角	二元二角	
中華中字典	三元六角	一元五角	
中華小字典	一元六角	一元一角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拋球場南首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天津廣州杭州南京
奉天 漢口 南昌

中華分局

經售處各省大書坊及報館

總發行所上海五洲大藥房



今天 面上的氣色果然紅了數倍？這自來血真是絕對的補血品了

小瓶一元二角 打每 十二元 大瓶二元 打每 二十元

世界生人無論男女老幼其身體強壯精神煥發壽命延長百病不侵者血足之故其身體孱弱頭暈目眩四肢無力腰酸腿軟夜眠多夢一合或一蹣步而即心驚心跳者血虛之故外此又有男子腎水耗虧夢遺滑洩婦女經期不調赤白帶下痛經冷經等症若不早為醫治則五勞七傷諸虛百損等患叢生遞變言之可危本藥房自來血一品風行全球其主治效能真可稱二十世紀強國強種之原料既能補血又能却病是於血足則精神爽振身體亦加重量百病因之消滅此乃確實之明證凡吾同胞各界幸弗河漢斯言

中華民國
陸軍部第一等軍醫長醫學士
張修爵

第一總統牌 精神丸

看大補品特有的色

精神丸為培補人身精神之聖藥其能力能補血補腦滋補
肝腎補脾胃補元陽補氣血無論新舊虛弱之症一經
服此丸後無不消除且能補腦益精固本異常神效
治精神衰弱精血虧損腦力不足頭暈目眩耳鳴眼花
治腦經昏亂思慮過度精氣無常頭暈目眩耳鳴眼花
治身虛體弱氣血虧損血虛冷少血各症及血不養筋種
治血枯血虛血熱血冷血虛冷少血各症及血不養筋種
治腎水虧損耳鳴眼花遺精滑房事過度元精滑冷精無
治不能遠射耳鳴眼花遺精滑房事過度元精滑冷精無
治癲癩癱瘓狂悖神經衰弱或心悸心虛心跳等症種種
治肝胃不和或半身不遂遍體麻木四肢軟弱無力等症
治肺虛受病氣促咳嗽痰喘或肺痿肺癆等症
治脾虛體弱發熱過熱不遂五更瀉瀉或濕熱積伏不定飲食
少進等症
治腰酸膝痛不能伸屈直單於勞動面色黃瘦
治口臭舌斜或牙部精神不足致口嚼無力或牙痛牙脫各症
治眼目諸病如迎風流淚內障昏花凡眸子所覺之病
治小兒先天不足面黃肌瘦不發及知覺不靈或常患驚
風痰疳肝脾不食血虧虧耗或子宮能力欠缺珠不整腸
治婦女經期不調赤白帶下或天癸過熱過冷前後甚至
終身不育等症
治過悲過哭過勞過思過怒致終日無愉快之狀甚至不
欲不食氣鬱致成傷五臟六腑現種種病症
治飲酒過度精神血虧或酒醉後遺毒入腦成癆瘵等症
治吃鴉片烟癮入癮毒入腦成癆瘵或成癆瘵等症
治戒烟後身體發熱或枯瘠不能壯健或飲食銳減或餘毒未
淨胸膈脹滿四肢軟弱等症

服法

每日分早晚三次每次用開水吞服一丸如
重病至多每服四五丸切勿多服之價之
購大瓶一瓶贈送小瓶六瓶

價目
大瓶計丸一百六十粒 價五元 每十二瓶五十元
中瓶計丸三十粒 價一元 每十二瓶十元
小瓶計丸五粒 價一角 每十二瓶一元

總發行所上海中法大藥房

上海各大藥局均有發售

類號

冊數 / 定價 c. 1.00

上海旧書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4708B

